

農軒文集







農軒文集序

士之致力窮經何爲也得遇於時以之事君正國不  
遇於時以之養親宜家然國有法令維持家須至誠  
感化故曰家難而國易真確論也我族叔農軒公以  
瑩澈之姿加篤實之工紹述陶巖之先業就正柰山  
之大方庶得於心及乎人而柰漢日頰頰楚氛甚惡  
羞伍古兒馬紅厭見四如給使則決意避世而爲政  
於家唱喏問欲解經供歡致令尊堂秉燭收功有同  
橙橘之歲晏馨香吮止珠瘡而感出塘魚有弟同臭  
而易疇歌商所以月朝之評曰昔聞養志今見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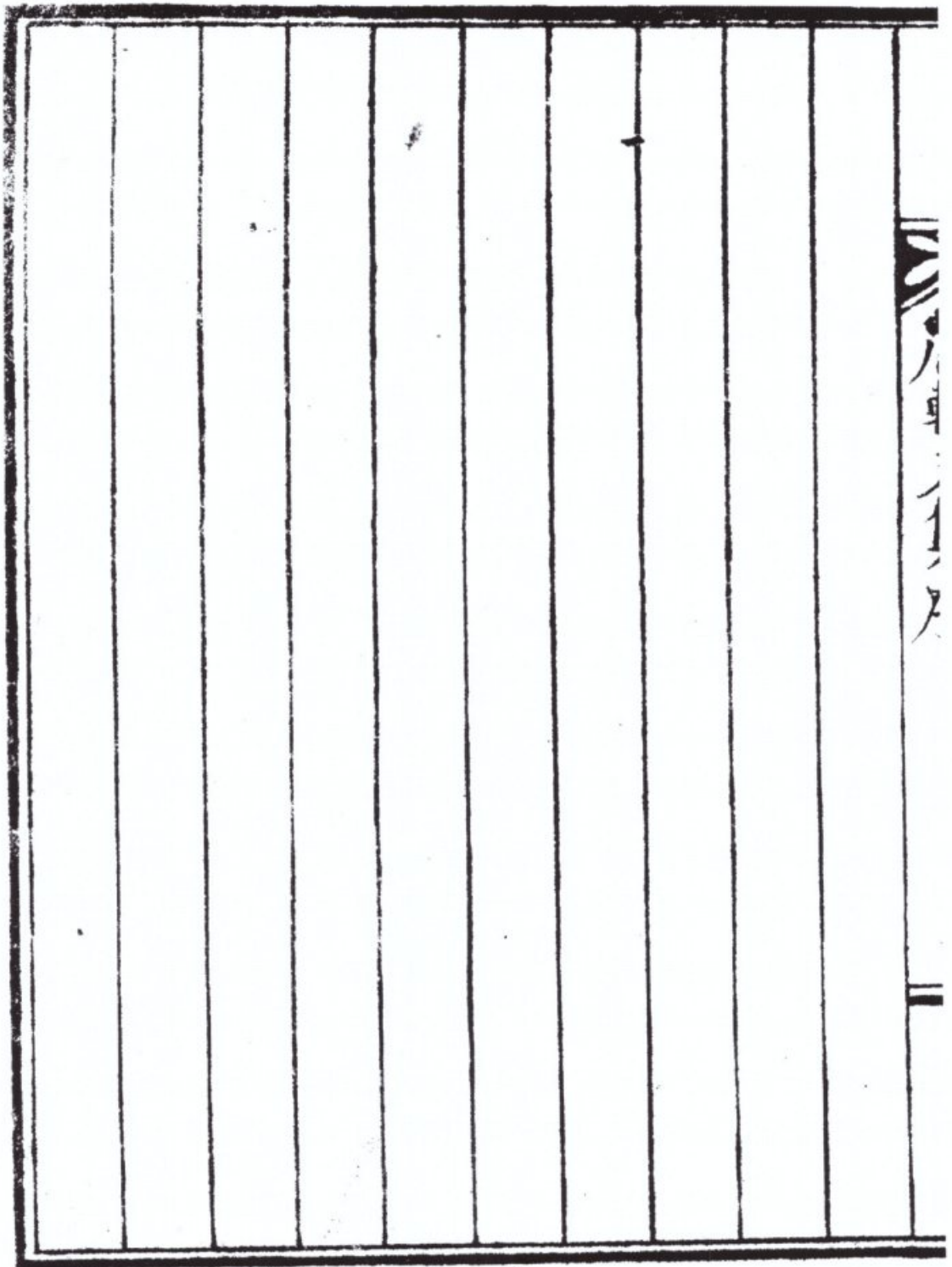
又有是父是子是兄是弟之稱蓋公之學於所易者  
曾未一試不可指謂如何於所難者已見其綽綽有  
餘能矣噫撫松問桂仰泉石之幽隨陰展席承周邵  
之訣乘月坐嶺諭本善之性題詩留案道巧違之情  
者歷歷如昨而公已忘世長逝使後生輩不勝西林  
之觸傷耶公生平甚愛程叔子答朱長文語而惟務  
養性不屑著述故巾衍黜畜且經燹劫所餘不過零  
星幾葉亦皆從問學家節度中出非積盈雲露之無  
無關有無補之比也安知不有來後之子雲知全鼎  
於一鬻也古來實過其名者乃享身後之福今公之

二房孫基榮君蒙蔭起家而念培達之道旣徧飾羨  
門又囑及門任台淳氏攜散稿付石印而徵序于不  
佞屢屢不止正以悉公之淑人莫也顧念平昔亦難  
自外畧構數語無少發揮僭妄之罪知而故犯也

丙辰三月 日

族姪翼煥謹序





10

農軒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自警

讀小學

觀海

金剛山

梅花

寒松

自遣

農軒文集目錄

卷之二 金

田家四時

挽俛宇郭先生 鍾錫

挽持菴金丈 在敬

挽受未軒金丈 顯周

挽鎮海族丈 正遠

挽桂山任丈 昌宰

挽穩城任公 弘宰

挽龜峴族丈 相穆

達城旅舍逢友人

謹次龜浦文觀族丈 錫基 重宰 韻



生朝述懷	春日踏青	元朝	除夕	三伏	苦夏	松亭夕陽	挽	客來	苦蚊
------	------	----	----	----	----	------	---	----	----

夏序之美目錄

二

三  
月  
三  
日  
會

閒居雜詠

謹次如斯臺韻

客來

觀魚

雨中

繭

挽朴公應元

挽李文鎮萬

水衣

蜜蜂





卷之二 目錄

別紙

上倪字郭先生

上倪字郭先生

上持菴金丈在敬

上持菴金丈

與穩城任毅翁弘宰

與穩城任毅翁

與洪松圃在寬

答洪松圃

答李敬植

答張鳳鉉

答申基燮

答洪淳甲

答朴在明 峻九

答吳昶洙 盈進

論說

寧學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管仲之器小哉

世笑宋襄之仁

今樂由古樂

卷之二 書目錄



窓前草不除

山樵水漁

前說補詩書

乘桴浮海

負暄

卷之二

策

問孝云云

序

缶川先生文集序

送杏村族丈世煥歸茂州琴坪序

烈女南夫人行錄序

書幕序

記

藏待書院講堂重建記

鳳陽面梧桐山記

跋

跋徐教授諭帖後

遺事

先考處士兩松堂府君遺事

卷一

英陵參奉徐公德讓事蹟

上樑文

靡懈齋上樑文

祭文

祭倪宇郭先生文

己未八月二十四日 歿十  
日 葬禮時

祭倪宇郭先生文

甲子十一月十一日 改葬  
時

祭持菴金丈文

祭聽流堂金丈文

祭桂山任丈文

祭受未軒金丈文



附錄
挽
祭文
遺事
行狀
墓碣銘
墓誌銘
文集告成文
暨碣告由文
後敘

長子文集目錄





農軒文集卷之一

詩

自警

旭日照窓紅萬機在我躬無求忠孝外有事敬勤中  
口可三緘慎力加一簣功孜孜能勉去習性自然同

讀小學

晦老豈欺余做人樣子書漁樵供子職孝悌樂家居  
窮理修身大致知格物餘滔滔何似者名利摠虛徐

觀海

萬頃蒼波地盡東朝朝夕汐理何窮生涯一粟吾知

渺浩劫三桑爾亦空包括乾坤無此外往來日月在  
其中長江大澤難爲水只是盈盈濫酌同

金剛山

金剛山勝擅中華五岳三山此莫如一萬二千峯盡  
美秋冬春夏景殊佳鳴鐘響瀑稀聞鳥異樹奇巖始  
見花小澗短籬斜迳畔篆烟起處是仙家

梅花

百花頭上雪中生玉質冰魂保潔清月落參橫雖少  
伴淡粧素服也應迎西湖處士同妻樂南國詩人覽  
物情一夜紛紛風散落誰家玉笛暗飛聲



寒松

滿天風雪一松寒  
百卉俱腓萬木殘  
赤甲蒼髯惟健立  
盤根錯節自頑安  
歸田處士開荒徑  
避雨秦皇授濫官  
歲暮同盟人已老  
悄然望爾坐長歎

自遣

水逝雲空玩世時  
虛堂負手且吟詩  
何須騏驥馳千里  
最可鷓鴣頽一枝  
百事紛紜酬酌酒  
萬機翻覆勝輸棋  
歸來白屋青燈下  
獨有塵篇不我欺

田家四時

春風習習釋冰初  
布穀鳴春勸把鋤  
鷺子歸來築屋



角蠶兒掃立架床除艷陽潤土宜蒔菜夜雨添稗合  
壘畬甘旨具供惟在此可將溫飽孝先於 右春

溪柳垂青野麥黃粟花已落未移秧耕田不息沾衣  
雨鋤草何關滴汗暘但使牛羊常飽吃可能禾黍足

苞房村翁七十惟康健擔草携孫步更壯 右夏

玉宇崢嶸七月秋滿阡襪袷抱胎留鷄兒秀尾初聲  
唱林果成姿待色收釋卷村童勤夜讀洗鋤野老暇

閒遊鱸魚蓴菜時今適且趁清談數酌酬 右秋

朔風栗烈動寒隆萬樹千山掃淨中水堅水腹江徒  
步雪鎖簷牙屋素封對酒有時談水利圍爐幾處話



農功莫言田舍閒無事踏麥栽桑織以同 右冬

挽倪字郭先生 鍾錫

慟矣郭夫子存亡天實爲鍾生河嶽氣稟得聖賢資  
繼往開來學戀君愛族時巴里長書出大韓正義知  
島夷驚膽慄國紀庶扶危誰可倒懸解民之方殿屎  
文山燕獄去宋祚竟將移五丈原星落誰能漢社持  
百身難可贖擗墳我安之

挽持菴金丈 在敬

痛矣持菴處士公享年八十七令終丘墳爬柳勤精  
力孝友笛笛篤實功衛武到衰猶戒抑韓文送鬼更



延窮山頽樑折今安仰一夢遽遽萬事空

挽受未軒金丈顯周

真靜洪勻賦與時剛金温王是公姿從遊孤慕淵源  
溯退講沙川麗澤資業可貽昆基孝友仁於濟衆禱  
良醫晚來卜筭梧山下勉學孜孜老不知

人受天中固是人如公方謂福全人三尊齒德荆偕  
老兩世恩添漢廷人

積善之符如不信試看庭下衆麟兒最憐脩短終何  
奈壙吹無筮復和時

猥余蒙昧質荷眷數三年諄誨言提耳深情胤比肩



忽聞公在褥驚愕急登筵精氣猶如若咳音尚吞咽  
意云種德家默佑是蒼天誠孝應神感良方有劑煎  
那知一夜頃遽作玉京仙古道將埋沒流芳續遺傳  
佳城今不遠窈吉卜烏玄君子終何憾全生歸又全  
梅落江城曲忍聽堪可憐

挽鎮海晚圃族丈

正遠

軒軒氣宇肅清高漢北嶠南特挺豪弓馬牙門韜虎  
畧銅魚褊邑試牛刀模楷鄉里欽其曄屏翰王庭擬  
樹勞世與心違終未展樂天知命賦歸陶  
一舉鵬程萬里濤澤鯤雛鷄不同曹豈全忘世林泉



卧京洛前塵夢想切

天何賦厚崇何奇晚暮起居不坦夷能養諸郎甘旨  
孝仁而得壽壽耄期

江漢失宗溷渭涇河魁精落忽無星高墉顛覆藏弓  
櫓鄉黨興嗟邈典型

退見庭前鸞鶴停門閤容駟拾遺響佳城聞卜先塋  
下生順我公化猶寧

挽桂山任丈 昌宰

偉哉桂山翁九耄尚明聰君子稱三貴古人慎九容  
孜孜忘老至言行不離庸冀缺賓相敬武公褻御箴



盧岸殊禮邈撫古歎傷今寓趣淮南小寤歌幽桂叢  
歲寒佳色藹月朗會心融融劬書說頗多蒙養功  
有時操几從教誨汲如綆驅飢客易充騎游太無定  
終歸自棄愚追悔曷云往昔與吾先子心交面質諍  
玉石磨成器薑桂本天性公又厭斯逝從今愛我誰  
寥寥迷古道仰首且踟蹰

挽穩城任公

弘宰

自少才名絕等夷溶溶詞翰又兼之優遊漢上通今  
古承訓家庭學禮詩

為養萱堂筮仕求穩城遙作武城遊愛人治績移風

俗恢刃手端薄試牛

歸卧東崗賦遂初有田代祿有看書古來豪俊多城  
市秋氣蕭蕭白鬢疎

昨夜文星忽墜地玉人今作玉京臣上池安得明靈  
水一勺回生徹底神

君姿麟鳳我麇獐憶昔交遊翰墨場智愚工拙相殊  
迥愛好此心兩不忘

落花三月鳥嚶嚶求友聲中送遠旌不忍深藏黃壤  
裏走唁後至慚巨卿

挽龜峴族丈相穆



有厚恩情有德儀溫良忠信敬身持一生勤儉能成  
業九峯康寧勉立基文舉對樽傾北海淵明愛菊採  
東籬超庭龍鳳多豪俊昌大家門自可期

達城旅舍逢友人

公山雪白錦江冰旅舍三宵對遠朋萬里行車烟送  
鐵六街如畫電生燈方知高士三分古堪笑浮生太  
半僧濟衆神方吾願學於今百務一無能

謹次龜浦文觀族丈錫基重牢韻

禮始裁媾福著疇乾坤重體配其儔鴈鳴冰泮申回  
日咒祝堂躋再獻籌孝子齋誠前幣奉嘉賓來負賀



箋醜從知積善工夫大天降百祥擁侍幃

苦蚊

蚊虻侵毒苦年年終夜惱人不就眠喧似楚蜂殘制  
漢食如秦蠹忿生燕同聲聚隊黃昏裏無迹逃身白  
日邊當路莫誇羣小志蜂蟥爾勢近秋天

客來

草畔雲堆石逕微稻花八月雨霏霏貧僧活計多疏  
食豪士行裝短布衣世事何論邦國是忠言不道大  
天非慨嘆吾家尤莫振分何分處見何稀

挽朴公達夫



大勇嘗聞吾夫子東華天地有先生誘金不改安貧  
樂名節終能理學明韋布庶圖經國策燭星昭揭望  
羣英一朝龜失今安仰歎息斯文復晦盲

松亭夕陽

主人宅畔澗之崖兩立松亭夏日佳寒歲方知同節  
竹清陰不讓滿庭槐賓朋時到如傾蓋童子來遊勸  
進階夕氣蒼涼風入抹塵愁暑鬱放開懷

苦夏

暑鬱如狂失視瞻衫緇猶著汗猶沾爐熏盪地金神  
伏火氣昇雲戟影失滄浪孺子歌清濯小杜文章吟



病炎安得枕泉蘇庶苦才踈霖雨乏梅鹽

三伏

烹狗酒村野老咸庚炎此日汗單衫神金伏地嫌爐  
鞠賜火升天熱石巖浴水衣裳皆取潔穰田餅麵各  
齋誠越三其夕甘雨下辛苦生涯潤作醜

除夕

歲色遄遄赴壑蛇伴燈獨坐感懷多將來夷險思千  
里過去光陰夢一柯家貼符桃春庶幾巷傳爆竹夜  
如何賣痴歲歲痴猶在白首紛如浩浩歌

元朝



三元正始造新端  
旭日曠曠瑞色看  
掃榻肆筵供酒  
食省親拜廟  
整衣冠東風消息  
梅含蕾北陸餘威  
雪撲欄送子滿州  
何日返每逢佳節  
更長歎

春日踏青

陽春布德大冬移  
草木羣生摠樂其  
沂水冠童風浴  
日蘭亭長幼禊修  
時桃花淺白深紅  
發楊柳千絲萬  
縷垂願得洪鈞鑄  
物化平和統一自  
由為

生朝述懷

頑健龍鍾舊樣依  
行年七十亦云稀  
先天風樹難扶  
靜何處原鴿載  
叫飛家政無成  
離散遠世交不  
舉立



揚違哀哀父母劬勞感三復我詩淚灑衣

閒居雜詠 十三絕

上坪移盡下坪移秧事年年夏至期或恐夜間田水  
渴送下灌溉返家遲

富興布穀鳥爭鳴婦去採桑男去耕曬麥庭除姑獨  
坐抱孫驅鳥最多情

老犍昨午犢生黃索乳時時觸乳房發育非常驚太  
早橫跳豎躍劇一場

隣翁長我四年今重負新菊日日尋肘柳眼花無奈  
我虛堂獨坐發微吟



十五鷄雛化始生  
啁啁追母不停鳴  
時聞飛鳥蒼空上  
却訝鴛鴦圍走且驚

半畝菜田作一區  
手鋤手灌暇閒遊  
今朝往視歸烏有  
可笑隣家不慎牛

穉孫近日學塗鴉  
早失渠爺戀愛尤  
願得如豚無恙大  
能文長壽起吾家

苦海無津麥嶺高  
田家四月最心勞  
乏糧賦役徵租又  
此世無村不石壕

愛者簷末鷺夫妻  
養育新雛四尾齊  
數數捕虫來復去  
相開黃口競先啼

長子之集卷之三

奇政猛於虎語真大張法網打斯民父鋤母箠何爲  
者薄俗頽風又一秦

六尺軒軒骯髒身無教無學不仁真若非求食墻間  
客定是踰墻夜半人

蔬飯曲肱寢食居捉襟見肘出籜畬願言努力加勤  
播一家慈孝樂猶餘

肥馬輕裘過里前風儀壯觀市童憐若由非理浚民  
得可愧於人可愧天

次如斯臺韻 三絕

臺前流水老書生上下天光一鑑明濯足濯纓各自



取試聽孺子放歌聲

登臨日日樂平生俯瞰晴光迥  
澈明萬類同流皆此水天機無臭又無聲

登臺水鮮暖春生一理消融萬理明  
活潑天機俱有得齋飛魚躍自家聲

友來

秋來義氣感高明薄薄西風短袂輕  
有意牙琴知和抱無端漸筑不平鳴  
幾年回首遙相望數夜開懷細話情  
惜別人心天亦解霏霏一雨故還晴

觀魚

長年之美長年之一

靜觀春水泳魚羣玉尺銀鱗美厥文小若响嚅噓細  
浪大能變化作行雲劉皇取譬君臣合思聖徽言上  
下分活潑天機人少識須令得所自然欣

雨中

雨中村樣似舟孤酒榭南隣少人沾纔得志和簑笠  
子尤難彭澤汲薪奴陸沉水色皆江國明滅火心藏  
土爐萬古扶桑紅日沒上天惻惻聽如無

繭

蠶農一月乃成秋海國扶桑共九州蜀錦擅名娘化  
馬周郊獻弊角犢牛經綸外著文章煥變化中藏智



巧幽蜿蜿睡龍絲解吐家家黃白坐而收

挽朴公應元

乾芝山下錦南亭古色惺翁享耆齡赤手能恢先世  
業素心勤恪自家刑桑榆日晚希餘景寶樹春深視  
滿庭春德零星沾我淚佳城近碧送丹銘

挽李丈鎮萬

淳古遺風尚禮新碩人隱處化民彝一生操守莊清  
見六行施推敬信知微在中箱賢胤述教深家塾後  
生悲吾鄉春德零星謝一脉儒宗保有誰

水成

王子結初花發金如圭如角食干今錢沽新菜加吾  
味刀破清霜爽子襟杜老瘴炎惟不畏長卿病渴自  
然禁纔咬一片冰腔滿洗滌憂心更覺欽

蜜蜂

穴居蜂性異策椽鑿木中虛土室堅翅負百花勤苦  
役口嘗羣味作甘泉臣頌君詔均春雨將肅軍威警  
塞烟清入藥丸滓蠟燭於人厚利得多錢

績麻

夏衣秋績女功方生熟隨麻各御房當暑爲緇詩詠  
葛宜冬煖帛盍言桑輕能乾汗消炎熱踈易迎風動



氣涼大火西流蛩促織纖纖信手太多忙

老將

到老雄心大勇言西風杖劍倚乾坤防邊智畧能軍  
卒傳世韜書教子孫沙漠風霜經鬢髮天文星宿察  
晨昏斯翁矍鑠如登用忠義何忘決喪元

老農

守家常罕出扉頭有恨居諸歲月流少力猶勤牛馬  
飼多言虛浪子孫遊算來節候談晴雨驗去豐歉說  
種收偶聞舊逋新稅出無端終夜不眠愁

老書生

沒世泥塑坐讀書古風猶記世情踈神昏言必稱堯舜耳遠無妨聽毀譽莫道痴愚難菽麥能知取捨辨熊魚荼虫嗜苦君休問白首紛如樂只且

老妓

花容月態正芳春傾國傾城擅美人桃李香衰蜂蝶散琴歌聲罷雀羅新自慚村豎言多侮却羨隣婆素食貧公子王孫何處去此生難得幻前身

老處子

身為女子適人宜冰泮梅標柰太遲同輩生男通學日有媒言媾退婚時但能世上乘龍喜何拘家中賣



犬資良母賢妻天作合守吾松竹不由歧

山幕卽事

結幕山中俗耳聾晚來拙計養兒蒙家人齋餼疏兼  
菜高客迎門竹又蓬近日蟬聲懷呂老于時虫唧感  
歐翁於焉將夕牛羊下石逕雲堆去路忽

一幕賓朋益者三從容對處峻論談山村近古移時  
化野酌無巡盡日酣大火星流燈朗夜行潦雨霽水  
澄潭明明鑑月方塘裏那敢開顏我自慚

偶然逢著好相驚却罷前懷耿耿明數夕論談千古  
案兩端輕重一心衡先天秋氣知梧葉特地獰風識



草莖且把深盃開口笑閒中雲物摠輸情

早秋與客共賦

古來豪士盡公廉關繫非輕衆所瞻楚國青楓人採  
並秦天白露客懷兼新涼夜爽千家月酷暑時休萬  
壑炎稼穡田家餘歲早作霖材愧乏梅藍

書

上倪宇郭先生 鍾錫

稊生長陬鄉聞知有程朱於斯世而因循畏縮早不  
能納拜於霽月和風之席而從容請教焉往歲幸得  
一宿之緣竊有得於燕申起居動作之際接物講義



酬酢之間者不眇以爲是真正法門而永得依歸之  
 地終身服事矣直緣行事甚遽不免沁沁而退若飲  
 河未充腹而旋復怒如也舊臘已盡新春復端伏惟  
 道體克餉天和神勞愷悌育英之樂得有時雨化者  
 否區區之誠翹仰南天星斗益覺崢嶸稷奉老粗遣  
 所謂尋數之工素質愚鈍兼之家累百擾未能專意  
 留念膠於見聞作掇無常安敢望有所成立也今世  
 道日下斯文漸衰華夷倒值蹄迹交中而海內之倚  
 望於砥柱者實在於先生而庶得扶一脈於將墜也  
 雖如迷生之百鞭不動者庶得薰煑爐蒲誘掖獎勵



則終不歸於冥途摘埴矣古人之所謂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者蓋謂是歟萬望時下頂針以發愚蒙伏惟  
春寒尚峭爲道保重以壽斯文

上倪宇郭先生

慕仰一念靡日不憧憬於臯比之下而途之云遠願  
莫之遂自訟自過難以爲文頃者重玉君還得聞燕  
候兼承下教正席跪坐奉讀再三滿紙諄諄無非一  
生旨訣百朋嘉貺何愈於此敢不書紳終身佩服相  
稷省候每多欠和出入靡恤憂苦難狀奚暇於歛膝  
讀書以圖資益與兒姪輩數三人村秀子四五人玩



惕時日聽其日夕呶唔而無異於伐齊爲名矣但一部心經留置几案謂是古人爲學之實而隨時寓目遇事理會而未能的其要安敢望中於郢書燕言耶蓋言心者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則焉有日夜之所息而莫知其鄉哉別紙逐條請疑伏望一下棒喝明示正路俾至開雲見青鄙宗二君向天相晤而一自拜候充然有得可見大君子作人之化也便稀阻濶未得源源請益只切懸仰

別紙

問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後言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上



言虛靈知覺則程氏云兼體用言下言知覺陳氏單  
言用而既有知覺之一而有不同者何也

問堯舜之執中與子莫之執中不同者堯舜精擇時  
中之義而執中子莫就輕重居中之中而執之乎中  
何物何形而果執歟

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而舜之命  
禹先舉人心何歟

問其門人皆果是程子之門人而淫於老佛者果何  
說歟一二同志指誰言歟

問與中庸大學相爲表裏大學爲表歟中庸爲裏歟



其爲表裏之實何以辨歟

問朱子不偏不倚陳氏云中之體程子不偏之謂中  
許氏云兼舉動靜不偏何以云兼舉也不偏不倚何  
以云全指

問捲之則退藏於密密之意猶深密密勿之意歟胡  
氏云寂然不動心之體也則不動時氣像何如藏之  
義何以歟

問首章天命之謂性而朱文公序文不言性而全言  
心或原於性命之正原之竟疑是本原之原而心原  
於性乎嘗心統性情之說或聞於長者之側而初不



知何說不問其統會之實體亦不問其心性情分析  
之名目伏惟昭垂統會之所以然名目之殊意以教  
愚蒙萬萬敬謹以俟

上倪宇郭先生

屏蟄窮巷日事僕僕朝暮出入於畎畝之中牧豎之  
伍而悠泛度了未得從容抱經於咫尺清誨之地此  
賤生之夙昔所恨而願莫之遂者也雖以鴛鴦無似者  
得十駕鞭棰則或可載重致遠否伏惟際茲夏令道  
輿天和忘食之憤知命之樂定有欲破不能得至不  
期然而不踰規矩者否稷二老候每多欠和常在湯



鑪焦燭難狀耳稷化外迷生兼以家累纏身連汨頌  
洞萬慮耗鑠都沒閑時奚暇於溫繹舊業也方寸與  
時擾擾由此以往將作何狀別幅所陳固已畧悉於  
前書者而造次未能瞭然曉者故茲敢有所更瀆仰  
質望須惠垂的批俾得就正餘祝爲道保重

上俛字郭先生

春寒惻惻令人蜩縮絳帳和風曷日忘之一曝未易  
十寒繼至則伎倆這物無以自拔於村豎野牧之伍  
歲前之下覆溢幅誨教不啻面命叫詔而雖以冥頑  
無似寧不感其毫分縷柝括垢磨光者乎每洗手奉



讀未嘗不心悅芻豢而不倦不勞旋喜其此生得依  
歸之所又懼其不能踐實篤行而以副我謬愛之萬  
一也更伏問際茲和煦燕中氣力與春俱泰啓發之  
勤育英之樂融融和氣贊化於位育上否見下宇內  
擾擾風潮日漓異類充斥幸蒙廣開門路豎幟斯壇  
導我迷生所以炳然一寸不敢食息少弛也言行之  
相顧常自黜檢于中而依然奔瀉之習難於持久誠  
敬易於因循放肆則古人之力行七年而成者安敢  
望於今日哉別紙稟錄蓋將淺見之矇然欲得裁決  
於高眼而斷行者矣伏乞衛道萬重垂教發蒙



上金持菴丈 在敬

靜言思之來自絕甚矣秋間一拜實由居常景慕之餘  
敬承指誨於警歎談笑之間莊敬日康慈詳款款實  
非小腹所能量也私切感頌仁壽無疆拜違倏忽于  
今數月謹伏問燕申起居冠服無變歲寒陽復道體  
如何年彌邵德愈隆玩頭益妙履用益熟門下英才  
有蒙不倦之仁卓然可恃於志事者否是不任區區  
下誠之祝永祚兄向於梅崗士會之中暫晤而離宿  
翌值雨戲更不逢着而相分尤切憧憧第所居屋子  
漂流之餘新構就緒以至安臬之境否私切無益之



誠而已。被者節僅保仲季無恙。伏幸。伏幸。但尋數之  
者與兒姪輩數三徒隨分度日而傍無明良指輔。舊  
愆不化。新知未質。悵悵窮途。靡所歸宿。伏願先生明  
示旨訣。愛憐而下教焉。堂案之錄。生亦欲叅而但所  
持之物太畧。可愧。謹齋大衍之數五十之三。未知僉  
意之如何。爾餘伏祝德履日泰。

上持菴金丈

春以拜退。倏忽夏而秋矣。懷仰一念。靡日不往來於  
席間。教鐸之下。而未得朝夕。摳衣趨隅焉。儘覺慕德  
之不誠矣。伏問天氣漸涼。道體候神。護觀玩之趣。蒙



養之德自有發憤忘食漸至於成已成物者否稷親  
候寧日常少兼以冗務縛至未能專意著眼於古紙  
上舊聞滲盡新疣更作終未免伎倆而止慨歎曷已  
今世變來海門外之苛求日甚一日而無村不石塚  
也頃又墓籍之說紛然而起此可應之耶姑當不應  
歟若應則是子孫捨義而辱及其先靈也不應則是  
子孫守義而禍及其先靈也量此度彼權衡為難更  
念墓之有籍類戶之有籍則自非蹈海採薇則豈能  
遠遁於此乎望頃特垂南針無至背馳倫理鄙隣桂  
山丈近候健安劬經



與任穩城

弘宰

獻發之初福祿來崇 豈幃鼎茵候對序萬康省退  
 餘經體玩樂有可以忘世利知內重修進日邁慥慥  
 向上庭中雙玉繞膝受課啓發其良知良能自常視  
 無誑培養其古人言動否欽仰煥煥實不淺渺戚從  
 奉老粗遣別無他况第日前所論鄒書疑難考之本  
 傳集註則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  
 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  
 為兄難為弟云爾止此其小註世說德行篇後漢陳  
 元方紀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謚元子孝先



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決諮於太丘長名寔乃長  
文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止此朱子云云難做衆去抵當他也難爲兄難爲弟  
六字未知如何看破鄙陋之前日所料以謂兄賢弟  
賢無優劣之義矣伊今商量前所臆度者妄矣謬矣  
陳太丘漢末有德之人也與其孫論其子不必并譽  
而稱之亦不可并違善而誨之故在元方則元方難  
賢季方不肖則元方難爲季方之兄季方雖賢元方  
不肖季方亦難爲元方之弟也至於爲仁則兄不假  
借子弟弟不假借乎兄爲仁由己雖父子兄弟之親



不能相借恃者若此各自勉焉孜孜也故陳太丘之  
教其子孫似得穩當朱先生之難做弟難做兄難做  
衆似得其義也且不可為者難之稱也曰兄曰弟者  
衆之稱也應本文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也以商之孫  
子一句照管則微子之賢不能使紂之賢成湯之仁  
不能後孫之仁則天命之靡常仁不可為衆之實驗  
也鄙意如此未知何如竊想高明必有正見得矣回  
教駁論餘在非久當一進拜矣

與任穩城

山邱之喪痛何言哉在座下賤劣情則親戚昆弟也



誼則十數年相從之箴表也其入土之期未及臨哭  
 一般遺憾其何可既且往還相違尚庸介介何來惠  
 緘與春噓到部屋生溫徹發深切矣謹審惟萱幃定  
 省候與時泰寧解紱賦歸灑脫纏繚日有襯貼聖賢  
 經上體驗用功已得昭曠之原大胤歸省相宅小胤趨  
 庭受課蒙養以正古人所貴勿忘勿助教之有序則  
 驥子鳳雛不汗不采者未之有也何患乎早不成德  
 也哉欽誦愛慕日日新新服人戚從二人氣力日益  
 衰鏢奄咳度宵焦悶之懼不能正復兒姪輩亦每多  
 告愆是亦愁惱爾第淺陋之固滯病根敢不承誨非



座下之仁愛不外者何勤下頂門上一針耶感戰敬受  
惕然自反發省猛矣鄒經疑義不敢虛辱問寡之勤  
故說盡公心可謂掌血傾困矣座下見得尚與鄙意  
矛盾此等義理當講究就正平心公正不可物我於  
其間也豈膽口臆度較其務勝哉難為之為字難做  
之做不必深看而應本文不可為衆之為字則不可  
為之為字看為人之為耶者做為之為耶為人之為  
字則義不的當看做為之為字乃可的當也仁者無  
敵難做衆抵當也在兄難做弟抵當仁也在弟難做  
兄抵當仁也在商之子孫難做抵當之衆以抵當文



王之仁也做字爲字看做爲之爲可也做爲之爲字  
 非必造作之謂也乃與字之義也此章肯綮在於仁  
 不可爲衆一句上高見得矣而毫忽之間未免千里  
 之謬可勝歎哉更請思之詩之此章本周公所作以  
 警成王孟子引之以言當時諸侯不師文王之仁也  
 如師之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故引孔子說詩之  
 言曰仁不可爲衆止鮮不可爲衆四字朱夫子引陳  
 太丘之言而譬猶之猶字之譬猶僅近於此意也非  
 本肯之的當於此文本義也前者鄙言曰不可爲者  
 難之稱也曰兄曰弟者衆之稱也難爲者不可爲之



辭也然則陳寔之戒其子孫難其兄難其弟者難恃  
 兄弟之衆各自務勉於爲仁也朱先生之引之譬猶  
 者難商之不億之衆難抵當文王之仁也若來教所  
 云元方之賢旣如彼季方之賢又如此則爲其兄弟  
 何難之有哉與本文仁不可爲衆之義背馳之甚不  
 但千里之遠也凡看書詳讀本文歸趣且看註文且  
 看小註曲暢旁通并行而不悖也若轉成葛藤含胡  
 度了則有終身不知之歎未知高明如何如何座下  
 聰明穎悟一覽輒解如我駕鳥十駕難追然於沉默  
 細密之處更加商量如何鄙亦征邁我置我言以座



下之言細密以究座下亦置座下之言以我言平心  
細究則其間同異得失自可見矣卒爛熳而同歸如  
其不然各是其言則當各出兩家之書取質當世君  
子之公案則不但黑白之分明亦來教所謂善惡皆  
師之義也餘不敢縷縷

與洪松圃

在寬

天道變遷歲寒陽復孝思崩剝與時隨感益益因涯  
矣謹伏問哀體興處氣力何如支將萬護過無毀瘠  
以孝傷孝否窈窕哀座執喪之禮顏色之戚哭泣之  
哀誠孝所篤自然血淚連如有不能自己者此古之



君子所以為難也。雖頽敗如今秉彝人心之所同則誰不觀感而興孝哉。高子魯人之化將復見於今世乎。憂中讀禮或可一二指誨否。相稜兩庭節僅保仲季無故。幸幸甚甚。但為人子者不能及時忠養歲月易流。此甚憂懼也。自餘幼而失儀。長復纏俗。虛度慳慳。不知為人之名矣。自數年以來。有一分好彝之未全。泥惕有悼於人。其形而襟其歎。始見一二君子而自度。妄庸未能執經受業。只有書尺上問聞而亦扞格之久。躁暴之習依舊未變。交戰之勢角立未辨。此將奈何。嗟。躋無及。且俛翁逝後。悵悵窮途。未知所之。



也茲益願承教於門下庶或憐哀而肯教之同歸於  
爲善之地乎否謹審拱手以俟餘燈下掃禿膠撓不  
備

古人居喪中或廢先代祭祀而今人則居喪之禮太  
不如古而獨於闕祀未安故朱先生畧倣杜註行事  
云云杜註云云果何說此無可攷之禮經回教伏望  
主喪者爲奉祀之孫則先代位版三年前未可以改  
題則出主行事似爲未安若以紙版代之則嫌於二  
其神事甚難處或云設虛位無祝單獻云云果何如  
或云父喪中小大祥前遭母喪則於母喪以父在母



喪之儀行未知其然否

祖父喪中遭父喪則其孫承重否父雖未闋制而已服其服則其孫未為承重否若不為承重則於祖父小大祥日其變制祝式當何如哉

或云出家長孫女為親黨祖父服不杖舂而不降果然否

輿洪松圃

歲底奉惠覆謹審有令嫂氏孺人芳年夭札在外人尚不忍驚怛萬萬矧乎友于隆摯悲慘觸情按住不得何以中節也首窮令季亦過無悼苦否月忽已改



矣經體候若何也每多推借辭色不以切憇相處謙讓少貶箴規其爲人也惡聞其過乎惡聞其善乎古人之直諒輔仁必不如是也曾子於子張則稱難與并爲仁於顏淵則稱犯而不較子貢問友夫子答忠告而善道之子張聞其過而誠實務內則可與爲仁顏子得一善而退而省其私則服膺勿失也子貢責陳禽之不謹言忠告以善之也人之氣質不齊賢愚迥殊故古人必親師取友輔其不及而裁其過同歸於爲善之地也子夏篤實而狹隘曾點高遠而不逮彼二子親師聖門輔以諸子而猶然况生于千載之



下姿氣不美學無師承不知變化氣質而昏益昏愚  
雖欲寡其過而得乎幸與尊兄辱交非一日自此之  
后濯其汨而警新意藥我病而箴我失指揮赤幟使  
之鼓舞振作則稷雖不敏庶竭駑頓以佐下風之萬  
一未諳高明以謂如何奉老粗遣謹此布聞因誰厚  
教惟祝經體保泰

答李敬植

去月復且造仙庄得拜春堂退而與聖源諸兄雖叙  
多少赤衷猶不見叔度而還鄙吝之積于今幾旬何  
來惠賤與春噓到儘覺寒庄之生瑞輝矣謹審春寒



兩堂氣力與時必泰觀省棣度湛重區區欽慰恍恍  
惟德門喪禍之存疊聞不勝驚愕惻怛眎諭縷縷可  
見操心之端確而不失乎聖謨洋洋賢座之志向已  
定聞見已卓譬如良金入火而做器真玉攻石而成  
章何患乎世故之多變何事乎記誦之未藝欽頌艷  
歎然欲以售世立功名之心博通新舊隨歲月之浮  
沉同流俗之所好以求乎聖人無過不及之時中則  
窈謂未也夫人之一心太極動靜之理也靜而在陰  
炯然不昧者未發之中也動而在陽隨事節中者已  
發之中也其爲道則不過五常之德三綱之倫而已也



故聖人之立教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故格致誠正  
皆明此心達此事之工夫也非聖人精一達權者未  
可以語中也至若世之一種人不擇善否不分邪正  
同流合污隨俗取便豈非小人相爲反中庸乎學至  
於誠身精義入神在我之權度精功不差然後可以  
語中雖以賢座高明之資兼通新舊之學亦不爲太  
早計乎春秋在人之仁義也易曰君子居觀其象動  
觀其變又曰仁義中正而已凡事之妄動皆邪也如  
參天地贊化育之大人正天下之綱常掃天下之魍  
魎使世之學者知有正路而不入於秦棘之中矣今



之遊者雖有航海輪天皆一技之巧而非正天下治  
天下之經法也羿弓寒舟豈不為當時之巧而有力  
者耶以吾拙法而思之不若晦迹埃時入而事其父  
兄出而從其師友行有餘力則尚讀論孟心近等書  
立吾正大之本因其所已知而求其所未知行其所  
已行而求其所未行漸知內自重而外為輕則世界  
紛紜之利自有灑然脫落矣孟子曰有所不為而後  
可以有為豈非精義之云乎何必帽其帽衣其衣語  
其語而後有所為耶學術有邪正之分古今有興亡  
之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彝倫攸斁不為禽獸者無



幾痛歎何已未知明者以謂如何井蛙之目不知六  
洲之大藩籬之鷄不量四海之廣妄論時世之變移  
應見笑於當世有志者違觀也歲陰已迫獻發不遠  
惟祝視觀餘節宣迓新百福研味日新獨見昭曠之  
原否兒子擬欲趨候於正初或相勉策否蚓鵠路殊奉  
晤無期那當一握只增冲悵

答張鳳鉉

翩翩德音干此秋陽晚節儘覺部屋之生瑞輝矣南  
望愛慕何日可弛但適值惚粹未卽修謝逋慢之誅  
何以望海量耶謹詢重堂壽韻康寧省餘研復清裕



孝友敦信日有實地上做工欽仰愧愧果驗平日期  
待之顯意也賢座天資溫雅志尚醇正於道可以着  
跟矣且家庭詩禮固有成法江左丈席有若晦翁之  
周親苟有志於此學盍往而依歸也此在賢座之仁  
勇何患乎人師之難遭耶如相稜少而失學長復懶  
廢悲歎窮盧噬臍無及其何以貢其萬一耶然而亦  
為賢座前車也幸及時勿沮勉焉孜孜勿以俗儒藻  
繪自期待以躬行親切下工夫如何近讀何書又發  
何義或可一二指誨否今年水災罕古所無想必大  
同矣憂之柰何惟省節僅保仲季依度是幸若兒姪



尋數之讀作輟無常亦莫非吾不能躬率檢省之所  
致也任之豚犢亦可愁也餘恡憤度了不宣謝儀惟  
希侍安懋學以副懸仰

答申基燮

此世寥寥吾姓尤甚居常嗟吃慨鬱近得座下於吾  
鄉林叢之數英年發軔觀裏加工心欣然若已有之  
思欲與之合簪做省以起余昏怠矣何幸猥荷謙眷  
不憚涉險冒暑往來不懈者意其有相資之益而自  
顧慳慳者實無其中安知非宋人燕石爲博物者所  
笑耶離來瞻戀政切何來尺函耀入塵丌整襟圭復



有以見雅意之所存而相與之甚勤也第審奉信有  
 日重堂壽韻崇謚侍中孝悌怡愉所學研熟以古人  
 自期於貼己上真做否欽往恍恍實不淺渺相稷奉  
 老粗遣別無他虞而但兒姪輩稱以讀字而遲鈍莫  
 比不快人意是亦由我無窮率檢督之所致也惟座  
 下天資朴實志尚醇正加以家庭詩禮已有成法  
 如是而體志益勵慎終如始從容乎禮儀之規懋敏  
 乎日用居敬之間親賢取友克闡家聲勿區區爲葩  
 藻雕虫之計則在周親者與有榮也如稷者近覺其  
 然而不能決意勇進便作無聞之人有何神方仰告



謙眷耶此亦賢座前車也幸母曰責人之明耶否近讀  
何書所發何義可因風提示一二否申聖澤日昨有  
書而未及叙晤金重玉朴在三間日或對而有何手  
分裕及於他耶惟在自家之勤爾朴在明數朔從遊  
劉公而未知做得何工也吾儕之立志不固往往不  
免脫落於俗纏意未知做成那個樣子可悼可駭可  
驚可懼爾歲暮窮山祇切甫田之思惟希懋學日新  
以副期望

答洪淳甲

一接玉人忠心愛好方欲叩其溫潤之精密於焉告



歸恨未能苗其駒并其轄也不我遐棄又遺之以德音有若與之相確者自顧賤傖慳慳如也愧無以酬應何辭奉答也恭審歲鑰開新省退餘做履侍坐春風泥塑之席學問思辨之工與日長長地新否不能參聽徒切欽違恍恍稜奉老粗遣私幸甚甚但少不勤學便到今日悲歎窮廬雖悔曷追亦爲賢者之前車幸勿自沮也賢座年富力強材器通明由此而孳孳勉焉沉潛純熟威重爲質而存心理會則道豈遠人哉况切近至親有若靜山松圃兩先生之指引化導樂有賢父兄孟氏不云乎斯波盪地人物渺渺隨



風傾覆者若涉無津既執其棹備其蓬固其纜則不  
費推力而自在順行也竊恐沮溺在傍不云知津矣  
乎笑戲言若非大匠輪水師之得其好則安知瞿塘  
之險斷輪之危其不得傳者果何物也兒姪輩悠泛  
浪度不能檢督亦可愁也餘不宣謝禮惟希侍履增  
禧

與朴在明 峻九

向聞垂意魯論此是聖門旨訣逐日熟讀仔細體驗  
于心身上則久久貫徹乃可見效如小兒之日課習  
而悅繹不可雜以他說亂其宗旨也如曰彼此不相



妨新舊可以并進則固非淺陋之所敢聞也近繙鄒  
書至孟子責陳相變於之說未嘗不惕然而懼惘然  
而嗟也今邪說之行不下於洪水猛獸之害而世無  
大人君子如亞聖者能距故其後生之高明者浸入  
可惜向聞有悔則一回中軻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哉  
餘不敢多說惟希侍履清裕篤信所學如曰未然回  
教駁論

答吳盈進 和洙

肇百及辱惠秋尾拜復逋慢之誅無辭有違自顧踈慵  
汨於冗故兼以憂患支離未趁修謝雖知盛量之涵



容安得無訝惑於其間哉瓊琚玉音璫然如聞於尺  
素之中有時圭復益復黠張室邇人遐之歎不能  
自己於食息也恭審清秋春堂體候保寧者餘做  
履怡愉欽仰煥煥示諭縷縷可見自謙之實而志向  
之確立嘉尚嘉尚纏舊之病急倦之情此吾輩之通  
患也讀書而益窮其理隨事而省察力行則此明體  
適用之學也孝悌于家庭日用酬應莫非學也何必  
兀然跪坐只上口耳而謂之學哉但心無胡思亂想  
涵以義理是之謂居敬應事者察循理適中是之謂  
義也孟子云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



已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由是而孳孳勉焉則  
舊白纏漸次脫落肯次灑然自無紛擾之患也座下既  
知光陰之不留亦悼悠泛之不可則於此學思過半  
矣直前著脚勿爲彷徨焉未知明者以謂如何如稷  
奉老粗遣無足仰溷少不勤學長復懶廢何敢向人  
說不偉之科哉但見聞當世君子之夙少有向慕之  
志矣今俵俵窮途無所依歸嗟歎奈何嗟臍無及惟  
前車於不佞反神交于古人勿流於俗學之鄙隨千  
萬伏望





論說

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夫志者心之所之也氣之所帥也志一立則萬善皆  
立志不立則萬善皆墮學問之道難於立志也志立  
則知有定向可以下學而上達自鄉人而可至於聖  
人也聖學之要只在操存本體之心常為一身之主  
酬酢應用率吾正大之氣則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  
之差而萬事之善皆從此而出也譬如剛明之君恭  
己正南發號下令三公百司肅雍聽命各定名分也  
若心之所之不能擇善而固執則百邪侵外一念萌



中志從而立氣之所帥不能善養而集義則血氣  
所使一身餒焉反動其心而氣不為聽命也故聖人  
之學戰兢持心戒謹慎獨純一无妄自可欲之謂善  
以至於大而化之之境則本然之平衡明鑑稱之應  
之達天下之至善垂榮名於無窮也此雖生知學知  
之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舜之取於人為善而沛然  
如江河之決禹則聞善言而拜夫子兼始終之條而  
集以大成顏淵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得聖人之具生知學知之分雖殊而不以  
一善成名者也明道程先生自十四五歲便學聖人



不欲成一善之士其立志廣大與天地萬物同流上  
下渾是一團便可見堯舜氣象高明定志之論果何  
如哉莫高者天而天道下降盡性者聖而聖德謙居  
也夫世之名一藝能一術者傲然自足其識量之淺  
如行潦之於江海豈管蠡之所測乎今之學者徒騁  
詭藻專事詞章反害其志或有志於爲己而未免中  
途而止或溺於功名心始荒而不知反焉惜哉天下  
之美材不爲不多聖人之六經不爲不遺而學之者  
舉多遺其本而治其末有買櫝還珠之弊往往皆  
是可勝嘆哉如欲學之志程子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博文約禮卓然可立竭力從之可謂好學也已自  
警以謹說

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者何也夫治天下  
之道有本有末知大知小極其廣大包乎宇宙盡其  
精微入乎纖毫無不悉備然後此謂不器之君子也  
然君子於天下之事也一日萬機聰明豈能盡及何  
勞動而自決耶是則各有分職而摠裁而已至於大  
本大綱先正先舉則其末其小不勞而自治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大者失而察小者未之有也管仲



相桓公桓公稱仲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其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也桓公蠱惑內寵而仲不能諫君格非清端出治之本自爲三歸反坫入于僭奢之罪是則仲之心先不好了也蓋君子之學正己而格物所藏于身如此而欲求其流之清得乎心者爲政之本也如管子而愚人也則可如有智而小知治體則豈不寒心哉吾故曰管仲之器陶於僭奢之前而成於僭奢之後局於糾合之前而溢於匡合之日也何則器者各適其用而有限之物也盤盂之量水滿則損管圭之測見限則止管氏之量期霸則止也曰子



之難於本末大小誠若然矣至於器量之小云未敢  
聞命也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疑若知禮也仲尼許仁者少而稱其如其仁又  
曰微仲則幾為左衽奪伯氏之邑而無怨言不死於  
子糾之亂而不若經瀆之小人則仲之得於人心者  
非不驩虞也仲之弘量非不優哉且以當時之事論  
之台陵之師問罪於膠舟之後先王之所未舉也苞  
茅之責凜然乎洛鼎之重則使天下之人知尊周之  
大義主盟諸夏攘除戎狄皆仲之力也然則仲之量  
豈不大乎曰子之所言者功也余之所論者心也管



氏四維之說疑若知禮而親犯樹門則知其未知禮  
 之大者也管氏嘗著弟子篇矣小知先王之遺教而  
 未知先王大學之道也君子之學必先傳以近小而  
 後教以遠大也若使管氏早知大學之教則內有以  
 極其規模之大外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於修齊治平  
 之事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矣東周之京復興文武  
 之業自邾之西復見周召之化矣顧不為此反為如  
 彼耶曰仲以王道佐齊桓則諸侯朝於齊而不朝於  
 周豈無僭逼之諱乎是則不然昔文王三分天下以  
 服事殷而稱其至德未聞紂之有桓文也葵邱之會



盛則盛矣外爲尊周而內實富齊號則仁義而心先  
詐力如是而安能服天下之心哉不能範馳而詭遇  
獲之一朝之功時或有餘而萬世之謨不可及也夫  
子之稱其小哉一貶一褒乃惜之也有仲之材而又  
有仲之得君而功烈如彼而不復三代之盛可勝嘆  
哉故夫子作春秋以功罪著於桓公而不及仲仲豈  
無罪乎或無言而退

世笑宋襄之仁

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者三王之所以無敵於天下  
也仁以假借義以詐力者五伯之所以以力服人也



宋襄公與楚子戰于泓也欲以德服人耶欲以德服人則如三王之應天順民赫怒大勇以安天下欲以力服則如桓文之量時度力先謀後戰以待敵之可勝也宋襄果思吾仁維繫民心效死長上耶果思吾力攘除秦晉威服戎狄耶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襄公非不知之也同德度力同力度德亦非不知也欲以一禰之小宋遽服莫大之強楚其不度德量力也審矣何異於鄒敵楚哉楚人之方未成列公子目夷請以先鼓公曰君子不困人於厄公之言可謂厚矣而未知仁之本也平殘誅暴以濟斯民



者仁之勇也縱敵養逆自貽敗績者不仁之甚者也  
宋公仁不足以興邦勇不足以無敵也仁不足於服  
人之心故生隙而興戎矣古之帝王雖耀德而不觀  
兵至於天罰天討不少寬貸禹之征苗誓以殄滅湯  
之始葛武之牧野師律嚴肅無敢越志况宋襄之於  
楚子其德齊也其土地兵甲則不啻百倍也何所恃  
而不先豫備也不厄人而自見厄於人世之人豈不  
笑乎若真以君子之兵論之禮義爲干櫓忠信爲甲  
冑威令孚應詐不能入貪不能動間不能行彼之百  
千其譎不足敵我一仁之有實也柔以制強逸以待



勞靜以待動豈非天下正大之勇耶然則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世之忌仁惡義者每以宋襄陳餘之事  
為口實而毀之過矣蓋盡君子之道方無愧於君子  
之名盡帝王之仁方用帝王之兵也以偽君子對真  
小人持一朝之仁欲破百年之詐安得不敗哉以一  
勺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不能熄焉謂水之微可謂水  
不勝火則不可也安以宋襄之仁疑古之三代之仁  
乎

今樂由古樂

樂有五音十二律蓋象君臣民物之事以通天地冲

樂府詩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和之氣也人聲既和然後彼之樂歌無不諧協而不  
 相侵亂不相失序可以養人之性情蕩滌其邪穢消  
 融其渣滓故聖人作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奏之朝  
 廷薦之郊廟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樂之體用功  
 效廣大如天涵地育此五帝三王之治民象德之音  
 而典樂太師之官所由設也然樂之制作由於時之  
 古今五帝殊時而不相沿樂三王異時而不相襲禮  
 德有純熙時有升降也湯武之征伐不效堯舜之揖  
 遜者古今之異也堯舜之章韶優於湯武之濩武者  
 善美之盡也自三王而視堯舜則二帝古也三王今



也自象勺而視誠謏則咸英古也象勺今也時之變  
 遷樂之制作所損益可知也追蠹之絕不絕何知禹  
 聲之尚於文王也文獻之足不足吾從周監於二代  
 也然則二帝三王之樂不無古今之殊况春秋戰國  
 之時豈能知先王之樂乎所尚者北鄙殺伐之音所  
 知者齊東野人之筓也聲之不相並者笑與哭也臭  
 之不可同者薰與猶也樂之不可并者雅與淫也咸  
 英韶濩之不為鄭衛鄙濮之音未辨而審矣孟子云  
 今之樂猶古之樂者何則蓋樂之所由起本於民心  
 之和也民心和則雖世俗之樂百姓舉欣欣然有喜



色民心不和則雖先王之樂疾首蹙頰者由人君之  
 同樂與不樂耳南風之詩解民之愠靈臺之樂樂庶  
 民之子來舜文之所以能與民同樂也一鼓牛飲淫  
 樂而不聽政桀紂之所以獨樂而失民也民之向背  
 不關於樂之古今而由於同樂之如何也王若同樂  
 則樂以天下樂則生矣民之歸之捷於桴鼓速於影  
 響齊國且庶幾興三代泯泯之律而齊王聞而不繹  
 如也孟子開端而不及本可勝惜哉若使齊王知同  
 樂之意而任孟子以國政則以今樂治齊乎以古樂  
 治齊乎同樂者一時救民之務非萬世為邦之正論



也若久爲齊政則當用孔子之言樂用韶舞放鄭聲  
矣夫子在齊聞韶反魯正樂語太師曰始作翕如從  
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樂之今古之異不辨而自  
明矣孔子聽魯政而齊之女樂妨之孟子告齊王而  
齊王不用孔孟之不遇時天將使斯世不復古之樂  
耶

窓前草不除

先生嘗著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蓋太極者本於無物之前而立於有物之後實  
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三才五行之妙萬物萬



事之理無不備焉統以言之則萬物之所以爲一原者也分而言之則一原之所以爲萬殊而形形物物各具一極者也在天地則四德之原爲發輝之陽春在人心則五常之仁感動而爲惻隱之端是故天地生物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好生之心順萬事而無情天卽人也人卽天也乾之梅屯之笋解之甲復之果皆人心所具之天理也窓前之草藐然一物而滋生於萬化之囿雨露之潤夜氣之萌生理條達自根至葉上下一貫春容燁敷無一息之間斷也君子觀象玩物之理豈無所以哉若除之則遏絕天命流



行發育之意戕害吾心藹然之善端哀哉衆人之失  
 良而狃亡也牛山之木未嘗不美而斧斤日尋宋人  
 之苗無非勃興而助長而反握則何異於庭草之除  
 乎濂翁自家之意思與天地一般故交翠而不除也  
 方其吟風弄月之際靜觀荖蕾之生意則二氣天根  
 之瀆萬象森然之妙自然昭著不待揲蓍而玩其辭  
 也子諒之心如春嘘而物茁不覺手之舞足之蹈而  
 樂之生矣心之活物根於仁義貫通乎三綱五倫之  
 序中節乎千條萬事之殊何莫非照管於庭草乎一  
 草之微形而在下而一貫之理形而在上非知道者



孰能愛之體夫子之無言得顏子之溫和灑落肯襟  
無纖芥之愛蒂探幽啓鑰草創絕學以闡發聖旨之  
蘊奧後之程伯子之訪花叔子之諫柳皆從這裏得  
者也

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八珍熊掌之味我所欲  
也五穀菽粟之味我所欲也如不兼得舍菽粟而求  
熊掌耶舍熊掌而求菽粟耶菽粟之味人得之則不  
貴而熊掌之味人得之則貴者熊掌為其難得而俸  
得則奇其味之厚美也菽粟為其易得而易飽則又



其味之平淡也然有能掌而無菽粟則人之飢餓者  
多矣有菽粟而無能掌則人不害為養生也其輕重  
取舍之分果孰賤而孰貴孰淡而孰厚也菽粟之味  
人恒食而厭飫布帛之衣人恒著而無斃聖人之言  
人常聞而不奇也道義之路平坦而如砥彝倫之常  
日用而不知也聖人之言著于六經傳之四子言近  
而旨遠守約而施博其書明白而簡易其辭不奇而  
冷淡如玄酒之方淡大羹之不和也

山樵水漁說

山水者涉險之處漁樵者勤勞之事也古之孝子知



有父母而不敢有其身故至於父母便身之物忠養  
之方不憚已勞而必極力周旋也唐之孝子董生隱  
居桐栢淮淝之間入孝出悌日以奉親爲事而家貧  
親老而刺史不爲薦爵祿不及門不求名利獨修行  
義菽水甘旨之奉以未嘗充爲憂簞食瓢飲務以悅  
親爲志朝出耕夜歸讀古人之書上自虞舜耕稼陶  
漁竭力克諧供爲子職也採薪于野種菘于田置肉  
于養曾子之養志也百里負米不擇地而休者子路  
之養二親也下至江革之採拾爲養王祥之冰鯉奈  
果之事如擔已事便曉此事親上道理也採於山樵



可以爨釣於水鮮可以供淵深而肥魚養生者不可  
 勝食山深而林秀菊樵者亦伴往焉伐木何山鳥喚  
 友而嚶嚶桃花流水魚躍淵而洋洋于斯時也咏罷  
 反哺之鳥鳥或聽棹歌之聲聲荷竿而歸輿薪而來  
 落木山村閣倚而望南山有喬盍往敬之上堂而問  
 起居入厨而具甘旨仰事俯育孝慈之道益篤父母  
 安且養而不感感妻子樂其慈而不咨咨嗟哉董生  
 何其偉哉世或有食君之祿而侵漁百姓衣君之稅  
 而剝割菊樵令父母爲愁者亦獨何心哉惰其四支  
 不顧父母之養好勇鬪狠灾及其身雖日用三牲之



養不得爲養豈可悅親之心乎於乎天生蒸民降衷秉彝人所同賦孰無父母孰非人子至於閭閻庶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其父母或有一美味則齎之以獻父母得一美果則懷而獻之者其純信朴實之誠出乎秉彝同賦之性也然或孝衰於妻子或從欲於耳目之所好或自安肆而不肯勞力者是吾非樵非漁者之而罪莫大故惕然而懼之益慕古人身兼勞服悅樂親心也詩曰坎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茲若人之儔乎嗟哉董生明天子不聞日有更徵袒索錢吁嗟木食澗飲若將終身韓文



公作其行曰其誰知之惟天翁知也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說

夫文者道學之具也仁者心德之全也人之心德雖得於天地四德之全不有講學以明之以致吾之知則亦不能全其心之德而無由以入道之門也是故古之君子必貴乎學學者覺也先覺者吾之師後覺者吾之友學而時習有朋來之樂篤學審問有就正之益則師友之於人其所繫大矣蓋友者友其德也取友必端人擇友必勝己友端則有直諒之益勝己則有切規之諫也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



不及義之失爲仁而不以友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也其講學也必以友會之則所知者廣而道益明爲仁也必以友輔之則所行者善而德日進矣聖人修道立教以朋友居之五倫之一者豈無其意乎舜以禹皋陶爲友故有舍己從人之善湯以伊尹爲友故有咸有一德之輔文武有亂臣十人故發政施仁平殘行義周公輔國有執贄還贄之儀孔子居邦有事賢士友之仁上自天子聖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曾子有見於此故其平日交友之際輔仁之益必以友也日三省身傳習而忠信道一貫之妙告之忠恕



又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聞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常從事於斯矣吾友者顏子者親炙於聖人之門取友於聖門之高第講明乎詩書六藝之文輔仁乎七十諸子真積力久道益明乃德而進孔氏之傳獨得其宗也然則後之取友者當以曾子爲師擇友必以忠信爲主而我之所以交於人也忠告而善道之我之所以求益於友也內積忠信修辭立誠其或有過也則如琢如磨箴規勿憚其於相親也切切惇惇從容就義時習以坎麗澤以兌豈非古人取友輔仁之道乎世級漸降人心不古交友者但以歡狎



戲謔爲相與親友者徒以含盃吟弄爲高致拍肩摻  
手聯襟重諾稱之以金蘭之契投之若膠漆之合矣  
或至一言之不合怒氣相加些利所計不顧前誼前  
日之金蘭者未免薰蕕之不同器焉昔時之膠漆者  
反爲冰炭之不合者如此而豈曰朋友之道乎知心  
不易取友尤難孰知朋友之道重且大哉朋友雖非  
天屬之親明師良友講明道義從容諷告相輔不及  
則於天屬之親所賴以得其道者亦莫不由於朋友  
之輔仁其分若踈而其所關爲至親其責善之任若  
輕而所資甚重可不敬哉昔晏平仲與人交久而敬



之朋友之道當敬謹也夫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說

夫事有本末學有先後德行本也先也文藝末也後也本始所先末終所後行者職分之所當爲未有餘力而先文文滅其質非爲己之學也文者致知之所不可無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亦非修己之道也力行而致知則可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不差二者交相用力一無偏廢然後窮其本末而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况德行者非自外而至者本之古聖躬行心得之餘民生日用彝倫之



常也學之道不過入孝出弟謹慎言汎愛親仁學求  
如是而已故夫子於弟子之職告之以此豈無其意  
乎時方遜末以文滅質先進之野林放之大可以考  
矣然致知不易而踐履尤難故君子之學必以質行  
為務本之實而以學文為進修之益行餘以文猶有  
忠信之質而後加之以禮如甘之有和白之受采也  
或曰此則行先於文四教則文先於行厥有何義亦  
有先後之可說耶行有餘力者初學務本之意文行  
四教者成德進修之事初學者不以敦行孝悌為本  
則其弊也或至於文勝質之失成德者不以講學為



先則無以研精乎行己之當理故忠信爲主而知行  
 并進與此相爲表裏也子夏以文學稱於聖門而賢  
 賢竭力致身交信雖曰未學吾必學矣可謂善矣而  
 其流或至於廢學必若此言然後兩進而并行矣學  
 文之道本於明倫講理以利於行則豈判然離違而  
 不相關攝哉初學必貴乎行故與其文有餘而行不  
 足不若行有餘而文不足之爲愈也庸行之謹庸言  
 之慎忠恕不違篤敬行之不離於造次須臾之頃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則不畔道爲學之實在於篤行之  
 行不可以不先於入學之初文不可以不務於力行



之際文者詩書六藝之文行者人倫五常之德也五  
常之德雖得於天理之秉彝或拘於氣質或汨於利  
欲則於行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故道問於學而致知  
尊德性而務踐形於知行兼脩而相終始涵養以至  
修齊治平循序漸進則古人為學之先後次第庶或  
不差矣

苗淳然興之

夫王道之於霸術猶五穀之於稊稗伯術之於王道  
猶亂苗之莠王道雖尊於伯術其為道浩然平蕩非  
義精仁熟者不知其大五穀雖貴於稊稗其為味粹



然無雜人恒厭飮而鮮能知味也亂苗者莫如稊秀  
 害王者莫如伯術其為道浩然平蕩相背馳猶薰蕕  
 之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蓋嘗論之昔者  
 三王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鼓舞振作捷於等鼓影  
 響禹敘九疇休徵時若農用八政有庶從之協吉湯  
 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興自葛始征若時雨降之  
 四面之狄咸曰奚為後我俟我后后來其蘇王用享  
 于西山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虞芮之君  
 閒田而退於是漢南歸文王作興之化者四十餘國  
 也此三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降自東周黍離為王風之詩王者之迹熄而春王正  
月統于魯史之春秋矣於是五霸功利之說盛行不  
復知王道之如何耳稱君者猶聞桓文之事稱功者  
惟知管晏而已遂為戰國殺人盈城而不知恤野有  
餓莩而不知救河東移民移粟之惠不侔於發政施  
仁井地不均境界不定民無恒產矣語其時則若七  
八月之間旱而苗庶幾槁矣故孟子對襄王而說王  
天下之道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王知夫苗乎  
旱則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溍然而興之豈  
無其意乎人君能以不嗜殺人為心則惻隱之端藹



然而發露如穀之有苗卽天地生物之仁也擴以充  
之勿忘勿助無若宋人之擅善養而無餒則孟子所  
謂是心足以王矣天之雨露人君之仁政地之百苗  
庶民之依生王若行仁政而施之如雨澤之滋潤則  
苗而有秀矣秀而有實百穀用成庶草繁茂矣況此  
渴望之時乎爲淵驅魚者獮也爲叢驅雀者鷓也爲  
王歐民者今天下之人牧也民之就生如水之走下  
沛然誰能禦之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上之風必偃其此之云乎

子在川上嘆逝者如斯



夫道之原出于天水之源達于川皆有本之謂也原  
 于天而得仁義禮智之性達于川而爲江淮河漢之  
 大率是性而常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路者溯其源  
 而盈進四瀆百川之所朝宗于海也道也者日用當  
 行之理而不可離須臾之頃水也者晝夜潤下之體  
 而不能禦沛然之勢觀於海者難爲水觀於聖人之  
 言者難爲說乎蓋嘗論之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者道  
 體之無無自一原而言之則無極太極而冲漠無朕  
 萬象森然已具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道體流行之  
 妙而自分殊言之則物物各具之理也大而天地之



變化陰陽之動靜日月之盈虛寒暑之往來鬼神之神  
屈伸細而一物之理一事之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夫婦昆弟師友賓主之間各有條理燦然不紊周流  
充溢乃天理之自然而無處不然無時不已何莫非  
斯道之流行而夫子獨於川流之不舍嘆之者何哉  
道之在於人心也微妙而難見故道本不遠而人或  
中途而止或有過與不及猶水本不濁而或激而在  
山搏而過潁是豈水之性乎此道之所以不明而不  
行也夫子憂斯道之不行也故取易見之川流而發  
以示人使之自彊於體察力行於謹獨及其至也純



亦不已焉。夫子默識於此，以形容道體之流行曰逝者如斯逝者，指道也。斯者指水也。觀川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聖人觀物玩象之意，豈不深且微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知斯道之流行，必觀其源者，知斯道之有本也。自源而達之，則彌六合而光四海；自流而溯之，則開半畝而活一瓢矣。是則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知者知其周流不滯而樂之，學者渙然順理，浹洽涵養而悅之。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者，夫子之道大哉！如水之洋洋乎，為飛魚躍。此理昭著于上下，鳳不至，河不竭，斯道顯晦焉。天命然則洙



泗一脈以開後學之淵源如臨深淵曾氏之戒慎獨  
 得其宗小德川流子思之祖述家源以是傳之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孟氏之浩然有自來矣後之學者知  
 斯道之有本然後可以溯其流而達其源矣達其源  
 而沛其流然後可以知逝者之如斯知逝者之如斯  
 則又知來者之如斯往來無窮循環不已天地常久  
 之理天下恆久之道非知道之聖人孰能知之夫子  
 嗟嘆之亂其味無窮學者所當沉潜游泳體之于身  
 心之間無少間斷萬善涵濡充周而行天下之達道  
 則庶乎復天之性而達活水之源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無成相之道則不能養斯民無左右之輔則不能教斯民成相者因天地生成之理以開物成務卽農耒庶務之謂也左右者因民生固有之性制為品節卽禮樂刑政之謂也是故上自唐虞禹稷播種之後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卽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敬敷五教慎徽五典司徒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及至三代教法寢備然後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然則庠序者君政之教也孝悌者民生秉



葬之性也上帝降衷之初民莫不有是性也或拘於氣質汨於物欲則亦不知愛親敬兄忠君悌長之道先王所以設爲而謹之申之也孟子於齊梁之君勸行王政而制民之產五畝宅百畝田樹桑而定境先之以衣帛食肉於五十七十之老者爲其養老之義也教固已行於庠序之前浚耕易耨黎民不飢不寒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則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行王政者不法堯舜三王則不能治國教民者不以孝悌忠信則不能化俗欲治其國而不行



先王之政是欲爲方圓而舍矩規欲化其民而不先  
 孝悌是欲養人材而不培根柢也况二帝三王之道  
 自孝悌中做來孝悌百行之源也王政之要也苟能  
 孝於其親則遠之事君孝可移於忠矣悌於其兄則  
 出而事長順可移於上矣是以有國者求忠臣必於  
 孝悌之門孝悌爲仁之本也爲仁而未有遺其親者  
 爲義而未有後其君者君之於民也愛之如子弟則  
 民之於君上事之如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矣後之  
 爲人君者欲行二帝三王之政舍是教何以哉不教  
 民而以求其效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不培根而求



枝達其不可成必矣庠為養老序為有倫自王宮國  
都以及閭巷莫不有教化民成俗之本也漸民以仁  
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教民以讓然後可謂人牧之責  
而為民父母也然而必謹之申之者為人上而慢令  
而致教則民有不信之弊故必先之以躬行敬謹而  
申之以丁寧反覆之意也孔子曰入孝出悌謹信愛  
衆節用愛民又曰齊之以政教之以禮而民有耻且  
格斯民者即三代之民也如有三代之君而行三代  
之政則安得不復見三代之治乎齊梁之君不反其  
本而終不悟可勝惜哉



責宰予晝寢

凡君子之一動一靜一寢一興莫不有道當動而動當靜而靜當寢而寢乃其常道也故晝則有為夜則就寢晝夜者乾坤動靜之理興寢者人身動靜之道也人身之運動勞攘嚮晦宴息莫不由乾坤造化之歛聚發揚寢者人之嚮晦宴息之時則夜乃一日之冬如鴻蒙未判木晦其根蟄坯其封羣動俱闕人則晦身而內腴與造物者同其靜時也晝者人之動作運為之時則晝乃一夜之春陽氣發處根晦者燁敷坯封者震驚羣靜俱動人亦心融氣和生意條達與



造物者同其動時此乃乾坤動靜之理人身與寢之道也若反其道而失其常則其於動靜造化之妙不幾息乎是以古之君子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居處恭執事敬正其心肅其容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害吾之性日暮入倦昏氣易乘尤當戒謹孜孜勉力乎造道之深則惟日不足尚耿耿乎宵寐當夙興夜寐晝接事物養以夜氣貞則復元乃學者求道之志也宰予以聖門高弟有晝寢之失夫子以朽木糞土之質責之其警者也夫以宰我之達材親炙於聖門之化而有如此之失况



後之人乎晝非就寢之時而寢之其於乾坤動靜之  
理晝夜與寢之道幾乎反其常而失其時故夫子所  
以深責之也人之卧起寢食雖云小節亦可以觀德  
亦可以知其心之敬怠寢不言者言非其時也寢不  
伏者伏非其容也寢不尸者非但惡其身之類於尸  
而又惡其容之太肆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如不學也此皆夫子平日雅言而垂戒者也至於  
不復夢見周公者夫子欲行周公之道晝之聖思誠  
發于夢寐之間矣及其衰老憂斯道之不行也故發  
此嘆也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宴安之氣勝而儆戒之



志惰也故有此失矣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  
 為懼勤勵不息以大舜之性焉鷄鳴而起孜孜為善  
 以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坐以待朝夫子則發憤忘食  
 曲肱而枕之學不厭而教不倦誠繼往開來之垂訓  
 也後之學者氣質昏惰者百倍於宰我且聖遠言堙  
 不聞先覺之至言乎然則當以宰予之寢為戒而便  
 作今日之吾寢將聖人責訓便作今日已聞恍然如  
 大寐之喚醒而仰思古聖造道之勤日三省吾之身  
 而動靜交養敬義夾持一寢一興循于常道然後可  
 以不負天地受中之責矣爰以自儆常慄慄乎予心



也夫

前說稱詩書論

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政者所以致治之具性者所以出治之本也天下之理未有不理其性而能善其政者也聞其樂而知其政觀其政而知其心理之道之似有各盡皆不出乎心之正不正如何耳故一言以蔽之則不過乎無邪之誠一理而摠焉則豈外乎致敬之道哉蓋嘗論之風雅頌之歌容莫不關於政化之得失典謨誥之訓常亦原於心性之精微則詩自詩書自書乎然則詩或爲書書可爲詩乎是有



不然者焉詩之爲言抑揚反覆感發人之善心書之  
 爲體嚴謹莊敬訓警後之準則則各舉輕重淺深之  
 旨而稱道者也是故夫子之刪定雅言者良有以也  
 然則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法乎二帝之治不師於三  
 王之道乎漢高帝當嬴秦焚坑之後不事詩書慢罵  
 儒冠其視儒道不啻杓鑿之不相入而陸生之云云  
 前說稱詩書也未嘗不稱善者何哉質行本也文藝  
 末也堯舜之時三王之世寧有堯舜三王之詩書哉  
 焉有學如是之詩書而後爲之政治其性者哉堯舜  
 性之湯武反之韶之盡善武之盡美固有可辨者矣



不過當時質行之事而學亦在其中也史氏瞽師記  
 之方冊誦於庭廟以爲萬世之龜鑑者豈徒觀聽之  
 美而已哉服堯之服行堯之行事湯之事政武之政  
 可以爲二帝三王之政矣又况太祖性本明達從諫  
 如流真可謂有爲之主也八關三章猶近於天吏之  
 征過魯太祠實出於尊師之義則其實行之事非聰  
 明神武天命之聖者安能不學而若是乎若使高帝  
 舉臯夔之臣得伊呂之傳講明乎心法之要躬行乎  
 欽敬之道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而終漢之世未復  
 三代之治雜用五伯之術漢之爲漢比之熙雍之世



猶珉珉之於美玉精金之於鉛鐵也未知叔孫之禮  
樂陸生之詩書不究乎體用之精微粗拾其一二之  
緒餘而然乎抑亦高帝剛毅木訥不采納而然乎而  
然豈有不可諫之主也不可移之性乎况高帝之明  
達乎吾知陸生之新語不過古今治亂之跡而未知  
所以治所以亂所以得所以失之本原乎欲求其本  
蓋於允執中講明乎漢終爲漢不在高帝而在於陸  
生之所說乎

乘桴浮海

道之得行命也道之不行亦命也行道善世聖人之



所欲也懷道不行聖人之所不得已也道之行不行在於天命之如何而非人力之所可及也然而聖人憂世忠厚之心惓惓冀望於天者不敢一日而忘天下亦不敢以天下之無道而棄之也天之將生聖人也必使聖人行道濟世也天之欲喪斯道也必不生聖人矣天既生聖人則不使聖人行道濟世乎聖人之所可能者道也聖人之所不能者命也然則夫子之轍環天下也的知天命之不行而周流乎抑亦不知而周流乎聖人不輕絕人安知時君之不為也聖人敬畏天命安知天意之無眷也舉盡其在我之道



而已矣至於公山佛肸之召天子之欲往者仁也終  
 不往者知也天將木鐸循于四方知其道之終不行  
 也故憂世憤非之嘆偶然發於言辭之間抑斯嘆也  
 盖有激而姑云乎夫子小管仲之器而稱管仲之功  
 者以其中夏之人不爲左衽之俗爲美也蠻夷猶夏  
 夫子之所惡也用夏變夷夫子之所欲也所欲所惡  
 其真夫子之志哉亦夫子之所不得已也夫子之云  
 云世皆知假設之辭而不知假設中直實也假設何  
 以爲真聖人固亦有假乎假非假仁假乃假我數年  
 之假若設使之謂也乘將假使憂世實也以夫子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觀之則似非設使之言也而夫子  
 去父母之國尚遑遑其行况舍中國而去夷狄乎舍  
 中國而之夷狄仁者猶不忍爲之况聖人乎以其道  
 不行而倖倖而去之則不爲荷篠沮溺之徒乎是必  
 有不然者矣聖人道大德全渾然無迹不爲時王之  
 不用而只云道旣不行則豈若憂愁戚戚然哉易云  
 善世而不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夫子之謂乎然  
 則道之不行非夫子之不行乃時王之不用也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諸夏豈無君長乎謂其僭亂  
 傷時之歎也觚而不觚觚哉觚哉禮而無禮禮云禮



云君不君臣不臣皆此理也若使夫子居九夷則真  
 有可化之道耶文王之岐西公劉之豳州莫非前日  
 獯育昆夷之地也使公劉文王治之則盡化爲王者  
 之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正謂此也忠信篤  
 敬之士可以行矣以夫子綏斯動斯之化治之則夷  
 而進於中國矣曰夫子之道不行則已行之則易於  
 中夏矣中華之君不爲不賢中夏之民不爲不淳中  
 夏之禮樂不爲不在而夫子何行之於難行之夷狄  
 而不行於易行之中夏乎在於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耳夫子何與焉是有命焉是故夫子知道之終不可



以行也其憂世也遠其憂世也遠故不得已而作春秋也東周之詩降為黍離則天命之向背斯道之顯晦可知也莊壇史筆持乎尊周之義則使天下之君臣父子知三綱五常之不墜使夏華不為夷狄之俗豈非夫子之道行于世乎然而夫子之春秋夫子之不幸也豈夫子之所欲為者哉夫子云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豈欺我哉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矣夫子豈欺我哉夫子不用時君之不幸耶夫子之不幸耶抑亦天命之不幸也夫

負暄說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民戴依於王猶日麗於天也天以陰陽之精運四時而生萬物王以正陽之德撫四海而熙皞萬民是故日為君象照臨下土明乎萬國罷癘寒疾之民鼓舞振作於大冬祈寒之餘也日麗中天四海同熙無一物不被其溫無一民不和其光大哉日之為德也普萬物而無和非一人之所私而公天下之大光也至若宋人之愚老不知天下之同熙獨知一己之溫和方其祈寒之際冰生鬚髮粟凍肌體衣弊懸鶉閉竇伏蟄于斯時也鷄喔茅舍鳥喧烟簷東方已曙扶桑日上霾雲漸掃陰崖發



輝初若洪爐之薰陶更如醇醪之醉醺暖氣融融淪  
肌浹髓欠伸百體爬搔隨意背焚朱陽肯生丹烟力  
回舒泰頓改寒酸熏然沐仁感君恩澤瓊樓高處庶  
幾無寒歟雖藜藿之野腸詎無葵花之傾枕偃僂一  
背赤如火斗祝之堯華光被四表頌之天保如日之  
升一日新萬機之勞豈無宵旰之憂丙枕聽玉漏之  
滴應多不勝之寒愁遙瞻魏闕五雲呈瑞近侍文陛  
千官胥慶天顏一笑微誠可愛運會亭午忠恐遲暮  
此言雖草野愚夫之所見可以見愛君之深誠故古  
之君子取之而歌其事賦其辭傳于史而不泯焉世



之觀風採謠者宜有覽焉且爲人者食君之祿榮君  
之爵望餘光者一朝而負天恩莫知報焉若比負暄  
之芻蕘果何如哉不爲禽獸者無幾何面目立於白  
日之下乎餘不煩說







農軒文集卷之二

策

問孝云云

對於戲愚嘗觀大戴禮推孝而放諸東海而準西海而準南海而準北海而準之說因圭復語曰夫孝之爲孝只是一個人身上事親之道而何以能放準於四海至大至遠之境也哉噫彝天宏覆愛日均照上帝降衷之性秉彝懿德之心人所同得衆所共稟而不獨一人之有是心有是性而已以此同得之理共賦之性苟能供爲子之職盡事親之道而舉斯心加



諸彼則天下何嘗有無父無母之人而其良知良能  
 之未泯者果不油然而生藹然而見以感悅準則於  
 這個推孝之道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之南之北  
 皆此之孝自西自東一孝之理而善猶應於千里仁  
 可歸於一日則其推孝準四之效不啻水月之相照  
 符節之若合矣是以漢之二十四帝以孝傳謚者所  
 以明承天地奉宗廟之統魯夫子萬世淵源之學其  
 於告門人問政之日亦曰孝友則大凡化民之道教  
 人之法孝爲仁術而行之於一家則父母其順矣措  
 之於一國則移忠事君矣舉而律之於天下則天下



之爲父子者無不定矣大學所謂老老而興孝者誠  
 得君子絜矩之道而民彝物則所以亘萬古而不墜  
 者也禮經推放之論其不信而徵哉彼之無知者物  
 而鳥鳥之不孝人皆惡之破鏡之無知世皆憎之則  
 吾人靈臺上本有之理何莫非惡惡好善而獨藹然  
 一端隨感於仁愛而最切於養親愚以末學劣識無  
 足輿論於孝之一字而竊有感於放準之說矣何幸  
 今日之明問及之哉乃曰人之百行惟孝爲源而化  
 民成俗亦不外乎是則甚重者其道也蓋孝者養親  
 之職也愛親之誠不獨晨昏之勤在於婉容愉色養



親之職非但口體之奉在於順志適意而爲子者如  
 不知孝養之道事親者未盡誠敬之心則中國胥淪  
 於夷狄人類易至於禽獸而三綱之法由是而斃焉  
 五倫之理以之而墜矣事孰爲大事親爲大不順乎  
 親不誠乎身則爲仁之本莫先於是孝求忠之方不  
 出於是孝而信乎孝道之爲百行源也爲終身慕也  
 萱春北堂孰無顧腹之恩親枝南陔誰無孩提之知  
 而彷徨宇宙顧瞻人情黃香之扇枕未聞萊子之斑衣  
 鮮見則孝天之都喪而人理之未明者多矣如欲使  
 今世之人各行爲子之道而盡力於事親之事先明



其在我之天倫在人之良心而知尊親之重顯親之  
大以立其天經地緯之所在而已黃河之渾渾尚能  
投寸膠而澄之寒谷之凜凜亦可吹短律而暖之則  
夫所謂回濁反淳之道豈無機焉請因明問條列焉  
於乎堯化始於族親舜治成於敦典而何稱舜之大  
孝歟噫世躋熙皞親親而及遠則堯之親族常行之  
事也克慎徽典變遭不幸則舜之大孝獨行之事也  
於乎禹叙倫而致孝湯奉先而思孝曰致曰思不同  
何歟噫自菲飲食盡誠鬼神則大禹之致孝者固無  
間然矣以享宗嗣不忘先祖則聖湯之思孝者良有



其意矣於子文王則何以稱止孝武王則何以稱達  
 孝歟噫爲人子於文王曾傳之取其孝止道理而言  
 之也爲天子於武王思傳之著其孝達天下而論之  
 也於乎四子之同實而異名同孝而異養何歟噫子路  
 之行孝雖勤而勇有餘子騫之行孝淳備而無間言  
 則同實異名固其然矣曾子之行先意承順曾元之  
 養適口繼後則同其孝而異其養良以此矣噫魯史  
 六順欲成其德則孝次居四周禮六行專主其行故  
 孝當居一次序先後一一致疑則何不攷證乎本註  
 子噫孝廉貢舉漢國家之初初而應對默於徐生孝



忠壯元宋神宗之所祝而符驗在於歐陽噫政先孝  
 理而見識後世親序孝經而禍甚前代則笑矣蕭齊  
 濫行王法則後代之譏豈假孝之所絕乎陋哉李唐  
 多有慚德則王室之亂豈孝經之可免乎噫臨險棄  
 官縱近於孝而忠則不足矣見危受命一視夷險則  
 可以孝而移忠二戴之優劣從可論矣居喪盡禮人  
 稱生孝無禮毀瘠世稱死孝則尚矣和嶠可以論之  
 彼哉王戎曷可道哉噫愛親之心墨氏有之重恩之  
 意釋氏自在而由其學術之不正故斥之以設行歸  
 之以蔑倫噫託節盜名李令伯之所為也表陳情而



指偽漢則何以稱至孝乎不學自守穎封人之識見也  
也行雖篤而昧尊周則曷可曰純孝乎失經者申生而  
張公之銘之西牖只取其拘孝而死合禮者大連而孔  
聖之書以東夷以著其陋地之生噫割水求魚者世或  
有之而只許王祥者取其孝之末節也護松擅獸者人  
或有之而獨稱許孜者著其孝之餘事也噫聞雷伏墳  
祭順能之而著之於雜書之類失火護棺古初行之而  
見之於東漢之記噫鷄狗相哺董子之所致也烏鵲通  
巢郭氏之孝感也主人之孝罕世有之則非類之感獨  
在二家何足可疑哉噫鳥中之



鳥反以哺母獸中之羔跪而乳母則物雖止於飛走  
 而可取者可孝也南山之喬仰而象父北山之梓俯  
 而象子則此雖止於林木而可比者其德也噫為孝  
 悌而作傳者孫處士之勸善為行義而作歌者韓吏  
 部之文章大抵孝者人生之大道之始也先於五倫  
 之上本於三綱之中事親為始事君為中立身為終  
 一孝立而萬善足焉則天下之大本大原莫有過此  
 者矣是以善事父母人子之本職則升堂而問居入  
 厨而具甘者固當就養之無方矣冬溫而夏清出告  
 而反面者亦當仰事之竭力矣啜菽飲水盡其歡之



爲孝下氣怡聲極其順之爲孝而恐親年之衰暮則  
 嘗有一懼之心恐父道之陷非則隨以三諫之號惟  
 爾孝恭書有君陳之令聞憑翼孝德詩著召公之陳  
 戒上虞曾娥津吏之女也東漢陳婦成者之妻也泣  
 血之深誠不能盡於七日不雨之異徵有過於三年  
 則孝之所存天地之所感鬼神之所佑而凡爲人子  
 者一日不可不知此道也一日不可不盡此誠也親  
 之恩比之天則天猶有限比之海則海猶有涯欲報  
 其如天如海之萬一者舍是孝曷以哉此古人所以  
 爲子盡孝養親盡誠而天理人紀之不堙於斯世者



矣今我東方列聖在上命敷五教丕建虞庭之庸禮  
 修錄三綱式遵宋代之遺教養老而慈幼囿一國於  
 仁讓悖親而仁民建五極於蕩平修植乎綱常之法  
 官明乎孝理之治其覃恩之所及洪化之所潰者誠  
 得節民摩民之道匡之直之之規而切怪夫邇茲以  
 來人心日渝俗習漸渚拘於物欲之所蔽不知天倫  
 之攸重其或博奕飲酒好勇鬪狼而不顧父母之養  
 者有之矣長慕少艾哺飽其子而衰於妻子之情者  
 有之矣以母則不食或有如仲子之避居厭親之久  
 養甚至於元悟之輿簣家貧無資而如江革採拾者



誰也親老氣衰而如伯瑜之泣答者誰也養育之德  
 怙恃之恩茫然而不思者多焉滄瀆之供煥寒之間  
 肆然而不務者衆焉用是大傷厥孝之心大悖爲子  
 之道則天則之彝倫泯人道之大綱晦矣滔滔時態  
 同歸一套悲乎悲乎吾何以悲也悲其天則之泯沒  
 而人道之霾晦也履霜之操子規之吟不可復聞於  
 今時望雲之思升堂之乳不得復見於斯世也耶是  
 有不然者焉夫父子之倫天屬之彝親也孝慈之理  
 人心之本然也人心之本然楚越皆同天屬之彝親  
 古今無異雖世之無知無覺者未昧其天屬之彝親



自暴自棄者或失其人心之本然而其心其倫未全  
 泯未全晦於靈臺方寸之中者有若數點明星見於  
 曙後之天一片精玉不燼於劫火之爐則參三才而  
 立人道之極者當因其未全泯未全晦而思所以振  
 起斯民之遵孝者矣嗚乎孝之出天原於良心之本  
 則雖不在勸徵而聖王之責人以善者亦有勸徵之  
 道焉孟夫子不云乎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道  
 義周官之法亦曰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此言豈非今日對症之良劑喫飯之匙子乎古之人  
 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凡灑掃應對之節誠正



修齊之目莫非教人孝悌之道而今之學校卽古之  
 學校則亦舉是道而措之矣篇旣成矣更有說焉嘗  
 聞陳元之爲子無狀者自化於仇香之治魯人之喪  
 兄不衰者能改於子羔之宰則欲民之興孝者實由  
 於治民之得人愚以先教後刑之說陳之於前矣徒  
 教徒刑抑亦化民之末也若能舉忠信有德之人孝  
 友端養之士任其化民之責則未教之前民自喜悅  
 不待其刑亦能徵惡而人人焉有思親之亭矣家家  
 焉起旌孝之門矣閣下倘採堯言以備需用之資則  
 化民成俗未必無少補焉愚謹對



序

缶川先生文集序

詩本乎性情文載道德言志之詩平淡淵冲有若玄  
酒之味淡而大音之正希載道之文和順積中英華  
發外譬如載物之車輪主行之忠信也誦其詩讀其  
書蓋知其君子人者豈他乎哉文質彬彬不畔於道  
而可久傳於世也謹按缶川先生與陽李公之詩文  
則次李芝峯光粹朝皇明北京詩曰北塞雙輅遠慰  
勞賦式微又曰北極居其所天行自不偏皇家如上  
帝高拱勝甘泉太微何處是乾象此中懸地理醫巫



近星躔折木邊瑤圖浚眷佑寶錄永相傳念昔文皇  
 帝初開永樂年時乘龍九五運際河一千曾聞一統  
 賦復見兩都篇公於皇明之際隱然有匪風下泉之  
 思其敵愾之氣吐長虹而挽天河其述懷詩曰念茲  
 藐然身參三位呼中所謂學者何讀書體于躬洋洋  
 古聖言日星麗太空雜書勿浪觀訓謨以為宗循序  
 以致精論孟學與庸章句戒鑿穿義理思昭融百體  
 從令四端擴充本乎心為太極立此人極之妙也及  
 其終篇戒其子孫也事親孝事君忠無墜乃家風又  
 云讀書也敬身也操心也慎言也制忿也弭謗也正



家也睦隣也字量也追悔也聽訟也皆出乎正大古  
 君子自修及人之仁也我朝右文興化之治道德仁  
 義之言星陳林蔚固已鍾洛閩而望洙泗之藩垣矣  
 其或遭時屯蹇薄試未究謨訓莫宣於簡冊聲光潛  
 鬱於箱篋從之以風雨灰燼虫鼠之厄駸駸乎喪其  
 可傳者亦何限也壬癸之後公之詩猶有三冊而其  
 二冊則又遭火災只有一冊詩文而咳唾之珠玉一  
 毛之九苞也豈多乎哉蓋公從師寒岡鄭先生得聞  
 爲己之學若月沙李五峯崔灌隱爲道義之交論其  
 世德則清白吏洛濱先生以直節之風聞焉月澗蒼



石以同堂至親有切瑳之益申晚悟達道懶齊悅道  
 以媯親之誼有麗澤盍簪之樂公之操守不言而可  
 想時相薦丁朝應多納規澤民之德而今皆不得復  
 覩其他同僚黃昌原益城伯長水督金海守愚淵倡  
 酬之詩雖出於近戲而真實和易不失規敬若南溟  
 祠祭西厓柳先生文為儒林代作而私淑諸人從可  
 追矣今公之歿三百餘載而人紀蔑而島孽更作皇  
 明不存天下其將何為哉本孫鍾祐鍾洛楨魯欲付  
 活版公于世而余不敢丁乙之但序于卷端以俟夫  
 後世之知言君子云爾丁亥三月上元鵝洲申相稜



謹序

送杏村族丈世煥歸茂州琴坪序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德不孤必有隣盖能擇乎有仁之里能處乎有德之隣者非超然有知之士亦不能也我之明德既有以自明則有同聲相應之理己之爲仁莫不欲立達而及人則有天下歸焉之效此聖門之所以求仁親仁而又據於德者也吾韶州宗族甚衆而杏村尊丈生於忠孝之庭又承詩禮之學志氣卓犖論議正直其處於鄉隣爲士友所推重常慷慨有仁智勇三達德志用力于



心身者素所蓄積也若施用于時則公赤之相仲由  
 之政亦可謂分內事也及其世一轉而失處也彷徨  
 宇宙無所適從乃求乎臭味之同發軔於智山之故  
 基北移文杏之村西又遷于茂州德裕之下於是乎  
 知公之知能擇乎仁而得其止而勇於遷矣羅道本  
 吾祖宗麗末按廉之境也天應保佑而餘慶重垂裕  
 昆使食舊廡而世趾其美矣茂州山明而水麗意必  
 有奇偉茂德之士出乎其間相與爲友而輔仁相與  
 結隣而麗澤則德亦不孤矣且居址之琴號尤爲嘉  
 尚琴者禁其邪心養人中和之氣盎然有德之音也



携此同德輔仁之友臨乎玉人仙人之峯對素月拂  
 瑤絃或彈鍾期之山水或鼓箕子之隱操仰慕南殿  
 之薰風賡歌乎明哉隣哉之德于斯時也滌盪查滓  
 襟期灑落或忘乎離鄉之懷否言忠行敬講之有熟  
 不必堯言况是父母之國乎敬者德之聚仁之則也  
 能敬能守尤重於居隣取友之道幸終始勉孜上以  
 光祖先之遺謨下以開子孫之遠基如褻言行矛盾  
 得罪于州里者何敢貢此自愧之言况又岐歧壤虫  
 敢望鴻鵠之高翔哉然而徒切周親之誼有此僭妄  
 狂率于長德之下或可擇焉乎否爾



烈女南夫人行錄序

夫臣爲君而死於忠子爲父而死於孝婦爲夫而死於節此人所秉執之常性而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然而及其臨亂判節捨生就義千萬人之中不過一二焉其天賦之初獨得於純剛至正之氣乎故有國家者并列爲三綱之錄表旌而勸獎之者扶植綱常使民彝物則不可一日而間斷也赤羅縣山法里士人南鎮基妻權氏姿性幽閒志操貞固不幸去戊午歲十月初旬疾疫方熾其夫基鎮邁疾以歿權氏哭至哀毀方絕而復甦及其喪葬期祥次第以畢



一日悠然以羅巾自縊於家園後松樹之枝而死焉  
 嗚乎與其困苦而生於禽獸數倫之世無寧就死而  
 從其夫於陰界之寧靖乎死生亦大矣雖知道之君  
 子其臨難判節則易從容就死誠難况以閨閣之姿  
 早知義理輕重之分而捐軀命若一縷之輕而其死  
 於義也反重於泰山之高則其烈烈之光固何如哉  
 儘獨得於天生之姿乎顧今之世亂賊之徒接迹而  
 起不有躬之婦或生離而敗倫者多矣其聞權氏之  
 事則豈不蹶然而赧忸于心乎上無旌表之典而權  
 氏之蹟將泯沒而無傳則豈天意也哉於是乎本郡



有識君子嘉其行而悶其芳之無傳序述而纂蹟以  
俟夫皓天之復焉稷亦聞其事而感於義者畧序而  
足其韻云爾

夫死殉從烈烈貞泰山重處一毛輕甘心地下同歸  
魄扶義人間慄若生杞渙崩城千載恨何枝連理一  
抔成忘君毀節夷淪世扶植綱常永有聲

### 書幕序

凡幕者蔽蓋之義而居山者因之則曰山幕可也種  
瓜者構之則曰瓜幕可矣而此幕之以書名之者奚  
哉詩書六藝之文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



書能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修德應用如井之勿幕有  
 孚則此幕所以得名之實也韶州之南鳳陽之坊有  
 梧桐山焉西麓一枝與松比隣其距里亦一幕相望  
 之地也赤羅居洪兄子宣適客於梧塾一日與主人  
 謀余而措一幕于兩山之間使羣居益友做三夏讀  
 書醒述之所編之曰書幕幕之有成若有歟于今日  
 而况吾人之誠身乎夫士之讀書也先立乎大知則  
 斯幕之有址柱矣克外來之撈攘則知此幕之禦風  
 雨矣觀戶牖之四達則知正路之不昏成一日之茅  
 棟則拔類乎連茹勿忘勿助循序漸進如登斯之有



階級曲肱而枕之樂顏子之所學露地而睡焉志晦  
翁之正大則修於己者有孚而達於用者勿幕矣豈  
非吾人之所共勉哉若夫幕上之重巒疊嶂拱挹  
而相聯者有似乎俊髦之揖讓雍容山下之澗流鳴  
泉潺湲而不息者取象於蒙昧之養正有源及其松  
陰滿地山禽流響夕陽在山也開襟靈襟助發神觀  
者尤於讀書也為宜於是各要記之余亦從事于斯  
幕者不揆僭妄猥以筌言相與記之以備異日山中  
故事云爾

記



臧待書院講堂重建記

聞韶縣臧待院乃金松隱申晦堂李敬亭申梧峯四先生釋菜之所而其東夾隅講堂之制蓋三代庠塾之設而宋世鹿洞之遺規也自國朝以來仁浚澤厚崇儒務學於是乎真儒輩出我東文獻可以考諸兩宋而不謬矣吾鄉亦在嶺左鄒魯之邦而諸先生生乎此邦其措諸事業出處行藏不能無異而至若敦行孝悌學務踐實衛斯文興正道亦皆爲百世之師宗而聞者莫不興起也院宇之建學堂之作已有先儒之規模而今亦可徵者春秋必芬冬夏詩書肅肅



而有儀秩秩而有序煥然文物可觀粵在戊辰之歲  
 撥享而堂亦壞矣先賢遺躅之地後生揖讓之墟鞠  
 為茂草尚今莫復有志章甫興嗟而惜之者久矣至  
 近年闔境峻發公議乃擇土而封壇掃地而升香寓  
 慕於畏壘殆夫子所謂愛禮而存羊之義也廟宇勢  
 難猝復而講堂則以當日獻官之齊宿無所後生之  
 觀善靡方乃仍舊址開拓易新榱肯構堂為中而東  
 西室各二間也士則釋經而敦事工則殫巧而獻功  
 謀度而營始者四家之雲仍勤勞而落成者前委員  
 申鍾善也雲山依舊物色如新先生之風山高而水



長後生之學門開而路正實吾鄉士林之盛事也嗟  
 夫堂之興廢固有關於斯道之晦明雖云天運之否  
 泰而天不自明必由人而明之講堂之設講明斯道  
 也古無講明之君子豈能創始斯堂今無講明之君  
 子亦能重建斯堂也哉然則建之者人而講之者亦  
 人也堂之興廢道之晦明亦在乎人之講不講建不  
 建如何爾况今天下迷溺百邪交熾尤甚於向時二  
 氏之亂其真乎堂之建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君子  
 之學自灑掃應對以至誠意正心修身循循有序自  
 近及遠者由小大學之標準而致知篤行則治之家



國天下無所往而不裕凡我登斯之章甫入孝出悌  
謹言慎行屬廉立懦皆以四先生爲矜式而講習討  
論以爲心身上切已實功靜存動察漸至於敬義夾  
持誠明公博則庶不失升堂入室之階悌而可以至  
於希賢希聖之域矣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學文  
約禮乃治身之良器也以矣夫皓天之眷豈非今日  
堂之重建之本意乎僉君子其相與勉之哉

鳳陽面梧桐山記

聞韶縣南二十里許有鳳陽面面之東一隅有梧桐  
山焉當初命名之實未知何時所出而山亦非有嶧



陽之孤龍門之百尺也然而其面號之取山名之錫  
 若相符德意者韶州古稱多鳳逸之士棲息于此間  
 而然耶蓋鳳者鳥中之靈而梧桐者尤鳳之所棲之  
 木也明王之世覽德輝而下之故詩曰鳳凰鳴矣于  
 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崗譬賢士之集于明朝也  
 今此山此坊之名豈偶然乎哉千載之下尚有興起  
 象德之志况周朝明良之會如唐虞之盛乎蓋嶺以  
 南傑嶽英峯皆祖來於檀君之太白而萬轉千回入  
 于韶州之邑爲九鳳山又東走而爲金城之飛鳳南  
 轉而中高爲五土山低而復西突兀而爲此山此山



有三峯也中峯最高屹然巖峻確鎮一方望之若大人先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安天下其傍兩峯稍低而隆俯首拱護如賢子門生鞠躬揖讓雍容侍側扶衛其父師為此山高景瞻仰之所第一也右峯一麓逶迤東屈若高若鋪奇巖怪石虎伏而豹隱者曰窟巖此爲一奇也中峯一枝西轉屈曲龍絡而龜吐衆然而瀉出者曰藥泉此爲二奇也左峯一麓峻而高高而低至水而食者曰龜止山凡三奇也環以作雲霓池其長幹大麓伏伏起起萃律而作數峯卽松里之主山一爲名文國之守口一爲鳳陽面之初



頭也凡此山之上  
 有古城之墟何代防禦雉堞之蹟  
 云其下層巒疊障峻秀端雅有文明之氣故名家舊  
 氏多拈先壟春風雨露之際秋霜瞻掃之時怵惕悽  
 悵油然而生孝思之感亦山靈之輔佑不艱此皆梧桐  
 山之天畧也山之陽有他山南來飛舞隔一水而石  
 臺之天然自成者曰鳳臺山之北雄邑排置管絃之  
 聲洋洋盈耳者曰聞韶樓皆應此山得名之實者也  
 其他烟雲之富水石之美松梓之材鳥獸之文皆涵  
 育而滋藏不可盡記其下之村曰霞曰草于龜于松如  
 羅如楓者皆依此山而居焉其中梧之一洞獨得此



山之宗而名焉者也洞深而樹護土瘠而俗醇父老以敦厚之風雅尚子弟以孝悌之行出入頻有向學之誠相與賦詩風詠方其夜久月上其上風露斯湛抱琴拂絃盎然作太古之音仰希南風之曲亦智志士之襟懷也恨無洙泗函筵培養善教其冠五六童六七庶或有點也之千仞氣像要余記之余亦生于此間而顧以枳棘之材鷓鴣之翮安敢希靈鳥之棲止耶願言僉賢鍾生此山之氣相與進德修業出為瑞世之鳴鳳則豈非此山所以得名之實耶若有名而無其實則亦此山之所愧矣其同志者相與勉旃



勉旃哉

跋

跋徐教授公諭帖後

友生徐君文植奉諭一通示相褻而且言曰此吾十  
三代祖獻陵參奉公爲密陽教授時諭帖也壬癸後  
巾衍遺失猶有此帖於家兼願惠一言于其後以傳  
於家藏焉余辭謝不獲謹按而讀之古者君子之學  
皆以性命修己爲本及其學優德邵雖小官微職必  
躬行率物不愧吾職分之所當爲况教授之於黨州  
國庠階級爲貳所繫于重豈不苟而已哉其言簡高



而切實其旨平淡而邃遠非後世凡儒之所依俦揣  
 模而驟語者也與紫陽夫子諸職諭補試牘等書昭  
 然符合嚼一齧可知全鼎之味君子之言多乎哉盖  
 公居于晦齊文元公之鄉而其淵源傳受之緒今不  
 可妄爲之說然必有得於私淑諸人者亦不可誣也  
 我朝 仁明之際真儒輩出有若宋之嘉祐濂洛則  
 州學掌教之任無非胡安定徐節孝也 明宗辛亥  
 以行誼召拜爲密陽教授密之爲州有江山臺樹之  
 勝而韻人高士之風致有餘而尚未聞乎君子學道  
 愛人之實際矣自公興化去浮華就純朴敦行實主



忠信風俗之丕變如武城之絃歌遷升光孝寢郎多  
 納約自牖之規諫竟以庚辰之歲歿吁公之學可以  
 致君澤民而位不至於文衡樞機之任以寢郎齋志  
 不得調而終焉豈遭值有命而人不得與焉歟抑自  
 守嚴正不苟於得而一於是道耶德之積者必錫祚  
 于后子璧僉樞孫支悌同中樞自慶移居聞韶之佳  
 音曾孫永禧承禧並以文學見稱於世玄孫再亨為  
 進士文詞燦爛筆法精妙為世所推其後裔多以文  
 學忠義為世守之弓裘豈非公之遺澤耶子亦以祖  
 先之心謹守而勿墜則足以顯其祖於無窮尚奚予



言哉顧其請之勤有不敢虛者不揆僭越備論而謹  
識其後徐氏之先在麗朝封達城君諱晉世四傳而入  
我朝有龜溪先生諱沉曾祖諱渡官學諭祖諱勇元  
進士考諱渾典醫院習讀公諱德宣字明仲娶原州  
元氏生子璧終時享年六十四云

事蹟

英陵參奉徐公德讓事蹟

公諱德讓姓徐氏系出達城有諱晉仕麗朝爲版圖  
判書錫採于達城寔爲鼻祖也數世若忠靖公諱頴  
貞平公諱鈞衡輔國勲業赫耀當世俱享玉溪院入



本朝有諱沉爲三南均田制處使功存社稷業授後  
 生亨龜巖院世稱龜溪先生卽公之五代祖也高祖  
 諱文翰文科官至廣興倉副承曾祖諱渡文科官至  
 學諭號好敏齋祖諱勇元進士考諱渾典醫院習讀  
 妣淑人安東權氏士人致庸之女繼妣淑人密陽朴  
 氏生員秀孫之女大司憲暎之玄孫以嘉靖六年丁  
 亥九月十八日生公于慶州杞溪縣杞溪里第公才  
 器豪邁成就學業行篤孝友餘事文章當 仁明職  
 時釋褐筮仕聯棣登路諸類皆冀其展布所蘊居  
 莊憲寢郎數歲不得調竟以隆慶六年壬申三月十



日卒享年四十六葬于杞溪面芝柯谷新田山下麓  
卯坐之原配恭人慶州甄氏新寧縣監某之女與公  
同年生後十年歿墓雙墳子璘孫克謙曾孫復禧玄  
孫再榮以下不錄嗚乎公之孝悌之行宦仕履歷足  
以垂裕於百世之下而子璘遭壬亂遺文失於兵燹  
之餘檄移于義城縣南梧谷山下霞洞云故其後孫  
龜川面早栗居性俊與長局善山桃開面東山諸族  
述記世蹟請余撰事者以先世同鄉之誼也不揆僭  
妄叙次如右以俟本家家乘之采擇云爾

遺事



先考處士兩松堂府君遺事

府君姓申氏諱光協字繼善其先鵝洲人上世有諱  
允濡以清直顯高麗忠烈王朝官至版圖判書謚貞  
肅有諱祐爲全羅道按廉使見麗末政亂與吉冶隱  
再携歸南鄉貞肅公歿廬墓三年朝夕泣血之處雙  
竹挺生以爲至孝所感事聞表闕後以士論亨尚州  
涑水書院有諱光富仕本朝歷臺省以直諫名是生  
諱士廉彥陽縣監是生諱錫命成均生員始移居于  
義城元興洞是生諱俊禎承仕郎教授是生諱壽個  
儻有節前後徵辟皆不就慎齋周先生誌其墓是生



諱元祿孝友學行矜式後生從慎齋先生于紹修院  
有朋來悅乎論登退陶之門質鄉約諸條 贈戶部  
侍郎以孝旌表門閭享藏待院稱晦堂先生是生諱  
心壬辰之亂爲本郡義將與柳正字宗介金翰林垓  
鄭進士世雅約會于安東一直縣分左右衛截北來  
賊路傍邑咸賴之行司憲府監察是生諱志道有文  
行方伯薦于禮部力辭不應退築藏修之所庭植三  
株之栢號三栢堂從弟懶齋悅道誌其墓後以曾孫  
翰壽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有諱垺克紹家學知  
名當世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叅贊官



是生諱宏錫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義禁府都  
事是生諱瀚戊申鄭賊之騷從族兄進士退澗公濂  
倡起義旅義載倡錄行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高祖諱景  
模孝友尤篤至曾祖諱必儉從再從兄生員公必炳  
有就正之益祖諱仁教初諱德教家藏遺籍猶有手澤晚  
年移居于漆谷梅南里考諱冕贊孝行見稱廉謹自  
持妣丹陽禹氏大鎮之女忠靖公養浩堂諱玄寶后也  
以 哲宗壬子六月二十日生府君于梅南里第祖  
母裴夫人聽其呱聲之洪亮甚喜而奇焉生有異質  
體骨壯大狀貌偉俊及其少壯性則寬弘而至於義



理界頭剛執不回雖千萬人有勇往直前之氣焉一日相者見之曰面如渥丹奮起紫髯若揚于王庭位至干城云爾畧涉書史不拘文理暢通於大義而不事著作曾祖祖考寓居他鄉之後綱紀漸退民習不古安平先塋逼近處偷塚累入門父兄呈官號訴無歲不掘而最其朴營將石漢之類恃其官隸之勢納考而不掘王考訖究于棠臬竟督掘報營曾祖母喪夫人歿返葬于龜川先塋下先王考始還聞韶之梧山府君自卍角之時見門父老賢勞先塋常憤患不勝前掘處又入偷塚府君獨持一鋤夜往安平掘其



偷塚卽虛葬也歸告門父兄則皆驚惶急走告官以  
 虛然後壯而嘉之于斯時也府君榦醮日而禮行之  
 前也或問曰若爲實塚而定律則失其吉榦之日柰  
 何府君曰自掘之時安知其虛乎掘塚謫行自有其  
 律擇吉禮醮亦是人倫大綱則輸情告官庶或見原  
 如其不許則必俟三年何妨竟無碍而以吉榦之日  
 行醮癸酉正月遭疾疫家眷渾痛先王考竟不起而  
 殁家無擔石之儲箱之蔽形之衣府君亦遭疾危殆  
 其間拚屍擗踊哀臨不撤竟疫勢清歇而月更三矣  
 竭力治喪哀慼之情常有餘於終制之日養偏母盡



菽水之歡撫妹弟篤恩義之教節食縮衣寸積絲累  
 至丙癸之荒畧立家業而亦未嘗營利沒廉甲申春  
 移居于松山取適於畎畝寓趣於幽邃一日兄弟兩  
 位為隣家移椽之役於粵川新坪之野終日大雨及  
 其移畢川水大漲有一人前渡於三亭浦者府君亦  
 呼而隨渡前渡者回手勿渡府君欲退數步反躓沉  
 沒順水流而得一中泚若海中之島嶼焉水至脛上  
 日暮方昏季府君同耦諸人隔在水外聲相呼應須  
 臾雨止星月明朗獨立於中泚而蛇龍鬼燐不敢近  
 逼平明水落乃渡丁亥之春梧山諸族遭民騷之難



蕩敗流離於他郡不違於先山天水之事安平先塋  
腦後三掘處又入偷塚府君呈官宋侯掘移戊子遭  
歲飢荒李府君失農迎猶堂奉養給恤李府君家眷  
十一月母夫人禹氏邁疾危劇府君侍湯不離竭盡  
誠孝竟得復常己丑春前三掘處及階下兩傍皆入  
偷塚適時空官庚寅正月金侯鳳到任府君聯帖呈  
訴其圖形背題曰偷埋之習豈有如此之絕悖者乎  
五塚內切近塚則今廿四日自該洞發丁掘移於洞  
口餘塚亦當次第措處更爲立標木於其塚塚主自  
掘如或不移則更訴云云閏二月及四月更呈則題



音曰除草不根逢春再生更爲立標使之移葬如或  
如前隱匿而不動不待更飭自該洞移埋於洞口待  
塚主出給云云及其限而又呈訴移最近塚其腦後  
前掘處塚乃官奴高再元恃其拚聯突立作弊洞民  
敢不生意于斯之時曾無一人與俱而府君獨立凜  
然大罵曰汝以官門之奴敢肆偷埋於士大夫塋後  
吾卽告官掘汝塚而亦有定配之律矣卽日告官其  
題音曰偷埋於士大夫塋后曾掘處痛嘆極矣卽時  
掘去辛卯九月府君以左頸下脇骨橫肩缺中處有  
瘡紅濃迎醫破潰經冬治療尚未差效府君雖在所



慎之中晝則令不肖迎醫合藥夜則往命書誓以  
我之病廢汝之工來後門戶之責何如哉甲午東騷  
網紀壞了安平先塋前掘三處盡入偷塚府君雖在  
病中裹瘡扶杖呈訴李侯觀其圖形背題曰觀此圖  
形前二處在其後當掘一也宰相墳腦後當掘二也  
單主龍當掘三也立標定限而俟掘其間有乙未國  
變丙申之初本官被害安東義旅之陣府君病勢轉  
危自左項耳後若桃核大者連及頤下又至左腋兩  
乳處醫之見者皆劫而自退小子涕泣而乞醫醫寬  
慰以差效府君亦諭責曰生死在命勿以病劇而傷



汝心也却醫使不來府君使小子油烙瘡處又耳後  
 濃核處或云吮之則有效山雲李妹年才十三四聞  
 之卽爲之吮以年幼阿女之姿擧皆爲難而其天性  
 愛親如此自是孤與妹替番而迭吮凡油烙者又三  
 冬吮之者幾月矣丙申冬間乃得合瘡豈非祖先之  
 餘蔭耶戊戌叔父公外內位及二從弟皆得鳴湖水  
 土之症撤還同住己亥五月二十四日季府君竟捐  
 世二從弟亦繼而殤上慰下恤其時慘景尚忍言哉  
 辛丑丁母夫人喪喪藏祭儀一如前喪服闋常著衣  
 冠不以純吉甲辰春以龜川承旨公先塋下偷埋事



呈官李侯贊移掘龜川先塋曾無禁松楸而為洞人  
 草場也府君慨然發嘆呈訴李侯得有穴燈出給之  
 題府君與族中謀曰官令雖如此為先之地與洞人  
 相持亦非好道理也不如與洞私和辨價還買本燈  
 定山直護松楸畧備香火之資庚戌國社屋矣仰屋  
 長嘆曰草野之生雖無一命散班之任其藜藿丹心  
 豈無魯婺漆室之憂耶常仰慕太上皇聖誕之同年  
 每流涕切望美之私癸丑聞倪守郭徵君講學于茶  
 山裁書令孤往見之曰汝生長窮陋未知為學之方  
 不知內外輕重之分汝盍往贄焉丁巳 上皇賓天



登山望哭五月嶺儒多員遭逮囚之變俛字先生亦  
 在達府囚中府君令小子往問己未郭徵君歿訃至  
 為位而哭送小子赴葬自是之後遜居松下謙約自  
 守或碁局以消遣或樽酒以忘愁至於門會相確之  
 事鄉祠尊賢之所或往參焉晚慕三栢堂先祖手植  
 庭栢之訓取松茂栢悅之義自號曰兩松蓋宅畔有  
 兩株亭亭可愛而世不詳其名焉惟山童樵叟稱之  
 曰松湖丈人棲息之所云云辛未九月十四日考終  
 于寢享年八十是年十月初二日葬于先妣塋右戌  
 坐之原十一月初六日乃重牢之辰而未及一月之



餘而奄至大故孤之不孝終天之痛尚復可逮哉嗚  
 乎府君性度嚴峻諸孤之過差斷不容貸治家以勤  
 儉爲本養偏母二十餘年左右無違盡力於先隴有  
 人所難行者與人交以忠信不欺爲主友篤於姊妹  
 極力而助其不給教諸孤必以義方衣冠甚偉言笑  
 任真不事矯俗于名晚喜小大學而知其大體常曰  
 士之讀書一字一句必須蹈力行乃是爲己之學若  
 能言而不行則不過沽名爲人之資而已論事正直不  
 附阿私至若荏苒邪佞之流柔懦婦孺之輩皆忌憚  
 而內畏惟剛毅木訥質行之君子猶恐不親府君雖



在病項之中每永夜雪朗聞小子之在書塾讀書不  
 撤則令家人爲供夜餽親齋以饋同類又請鄉黨親戚  
 故舊有德望者必命名小子而納拜有所矜式焉或  
 負笈而遣之從師或齎糧而送之山房以不肖瓦礫  
 之姿恃如金玉之器而苦心血誠至於如此也小子  
 不效其萬分之一而立揚無期每有忝生之咎焉詩  
 人所云蓼蓼者義匪義伊蔚者也晚旣屬疾自知不  
 起勿令合藥勸飲曰命乃在天豈人力所能回耶瞑  
 目無言倏然而逝經曰無其事而稱之是誣也有是  
 事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孤雖不知不仁



何敢誣吾父以重不孝之罪乎茲不避僭冒瑣屑之  
嫌歷記世系行事如右謹控於當世秉筆之君子有  
所去取而庶幾得一言之惠使幽潛之蹟不至泯焉  
而傳家則是後來區區之望也不肖孤相稷泣血謹  
書

靡懈齋上稷文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焉固有遷祧之典後孫之誠百  
年而營之幸建致齊之宮肯堂肯構斯慕斯思恭惟  
錦川果公忠孝承家詩禮遺訓祖宗錦山有洗耳同  
僕之清風派分院里依棣床脩齋之溢愛朝耕夜讀



入具甘旨董生之行罔美於古執喪泣血不見啓齒  
高柴之孝復覩於今不怠不懈盡力盡誠夙夜一集  
箴在中行永闡揚其先徽隧道三尺刻于思美可堪  
語於來裔先父兄有志宣力未遑中事尊皇祖精脈  
遊神各孫上留嗟世路之漸遠恐禮義之否時齊不  
齊而致齊乃名齊舍之所以立也善繼善而述善追  
慕貽謨之以燕翼兮春秋每切履霜露之感夙夜聚  
謀復棟宇之興眷茲梨洞一區允合英靈屢降生斯  
長斯擬碩人之考槃某水某邱昔童子之遊處百丈  
雄鎮景仰祖先之儼冠氣像諸峯羅立恰似兒孫之



端笏拜揖寧論事巨而力綿自致匠集而人超載拓  
數畝之基背山襟澗爰構三架之齋去舊就新執雷  
斧而勸工序屬秋日架虹梁而竣役時維吉朝賴皇  
祖眷佑之靈乃諸孫合同之力松茂竹苞倏爾八達  
之楹棟翬飛鳥革儼然四正之簾隅省掃展誠成奔  
走而濟濟陟降精靈在左右而洋洋不數月而乃成  
勤百役而無怠風月烟霞助新宇而動彩乾坤造化  
相舊瑩而儲精規矩繩尺棟宇竣整像取大壯斗拱  
桷櫨重疊適宜允合中孚張公興睦之風美矣可述  
蘇氏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聊陳短頌助舉脩梁拋梁



東思美峯頭旭日紅  
 藜藿野心雖萬里  
 難忘魏闕負  
 暄忠拋梁南水玉  
 溪頭水滿潭活潑  
 真源流不息前  
 賢微躅後賢探拋  
 梁西金嶽崢嶸石  
 塔低一貫虜山  
 良可怕陟高自卑  
 庶拚躋拋梁北飛  
 鳳翔于千仞壁  
 舜樂文仁何日回  
 園林竹翠庭梧碧  
 拋梁上雲影天  
 光供萬像慎獨工  
 夫須在心吾家正  
 路日星朗拋梁  
 下山下寒泉晝夜  
 瀉君子以之冷省  
 滾頰者道體如  
 斯者伏願上樑之  
 後光靈載妥後昆  
 寔繁熊罷呈祥  
 代多珪璋之英俊  
 龜筮叶吉佇英蓮  
 桂之華榜是所  
 謂培根達根孰不  
 曰報本追遠齊三  
 日而乃見薰蒿



之帳歷千載祗承必芬之香

祭文

祭倪宇郭先生

鍾錫文

文

己未

初四

日

葬禮時

殁

天曠斯文岳降河瀆星拱奎輝應世殊邈先生乃生  
穎悟拔萃早自得師寒洲夫子摳衣聞道傳心旨訣  
橫幟豎戈擬航閔洛衡之古今貫乎博約聖謨六經  
如誦已說敬義誠明精粗本末一理殊分筋會縷柝  
發揮萬變照徹無形蘊之為德著之為行春風之和  
子諒氣像水月之光神鑑澄淨秋霜之肅配義與貞  
言論行方聲宮步律顏邦由賦姬禮愛樂天地經綸

長子之集卷之二



雲雷屯思任道濟世立綱振紀講之有素如搗掌血  
擬謂普施入替皇極下庇黎福鶴鳴梅陰聲聞于天  
纁帛交賁累到山門出處由義行藏有時豈曰忘世  
介石祿知北白南伽龍卧不起天之方蹶大器將斂  
邦之再造先生注望民爭加額宁虛前席爵祿雖辭  
恩禮日渥王立丹墀鳳鳴朝陽忠深啓沃志在澄清  
楚醜徒設未封未效狐鼠穿穴豺虎晚咆時與我違  
行且違違藜藿丹烟予日庶改十府調印國事日非  
抗章陳謨論議慷慨請鳥五魁肅清朝綱天王孤立  
莫違余衷浩然丘園婆娑初衣漢祚終覆魯蹈何處



一區茶田潯陽粟里黃花清露春秋大義處困道存  
 遠邇承風如寅兩齋濟濟多士隨才授業誨化諄諄  
 各飽飲河人誇坐春有如羣陰扶陽一線陋彼俗儒交口  
 詆賢管窺蠡測江海何淺聖后賓天訴冤上帝帝監孔昭  
 自我民視好是懿德孰無秉彝惟賢不失腔血惟生  
 扶綱一筆斧鉞同光蠢彼鬼卒咆哮侵凌不動聲色  
 就義從容此理莫伸輿疾討同輿疾南還遽啓手足  
 先生此志上帝可質於乎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  
 誰實尸之屈伸盈虛大化至公先生在世爛若晨星  
 先生已歿胚胎何年道之窮通孰云非天國亡喪著



山頽樑折俵俵後生痛矣安仰稷也小生窮鄉賤陋  
早不知方晚而趨拜得聞一二辜負甚多從事無禮  
愧古忸怩病不侍扶歿不屬續奔赴後人餘感何終  
伏哭柩前有淚失聲

祭倪宇郭先生文

甲子十一月十二日改葬時

玉色金聲德容清粹一閉幽宮胚胎無期瑤絃已斷  
遺響音依希歸然講舍寓慕羹墻追思疇昔者存何忘  
不肖小子愚鈍如孩猥蒙不鄙呬詔手提有時操几  
敬承模楷春風氣像秋月襟懷一原本昭八窓洞開  
小子何述不窺藩籬心祝遐算擬稽著龜邦國疹瘳



遽遭山頽襄焉祥焉畧叙愚衷日月迅速奄忽六祺  
有偉遺編收拾巾笥子雲堯天豈無門下久矣蒼天  
尚晦未曙以埃有時可傳百世改占新阡慕德山原  
再啓旋嬰重覩衣冠範儀若臨警咳莫聞扳前和痛  
殆如始喪敬薦洞酌辭蕪齋誠

祭持菴金丈在敬文

屏山之鄉渭水之湄有洞窈廓君子居之不伎不求  
可畚可菑登臨有臺逝者如斯一生存養敬以身持  
聰明穎悟孝友天資聞風響應千里飛馳非我求蒙  
問難質疑昏衢警燭後生龜善究深致遠聞道不遲



田舍隱居考槃樂飢尚友千古經卷自怡周孔程朱  
寧不我欺發憤忘食惟日孜孜本之綱常天則民彝  
爬櫛丘墳溥博罔涯理氣心性論析分錙動靜陰陽  
上下尊卑一理消融萬機是推稷也小生窮途泣歧  
瞻仰山斗操几有時面命耳詔眷愛隆采壽躋九莖  
氣力增祺暇日徜徉風月吟詩垂釣西江採菊東籬  
環顧塵世苦海瀰瀰邦國疹瘁民之殿屎蹈海採薇  
我不敢知大命有限奄撤臯比迢然仙馭精神不移  
呼旬永訣鄭重文筭全生全歸先生得宜山頽折榘  
後生咨私一閉幽宮胚胎無期單學告哀愧古忸怩



祭聽流堂金丈顯國文

駕洛古家世多人傑乃文乃武龍韜虎畧偉哉興武  
赫赫世閱八我本朝鴻儒述作爰暨公先南鄉落拓  
升降有運或伸或屈屏水南滌鳳山起岫篤生我公  
宜伯宜叔豐厚寬大有儀有德學承于師爲已真的  
爲親求仕世與心違樂彼衡門可以棲遲婆婆巾服  
迭唱頌篋陽春家政風月襟懷克紹世業載拓家基  
和而不流寬而莊肅接人誠信律已謹恪曄然威表  
後生矜式安養丘園稱之三達旣修天爵獲奉崇秩  
追榮三世鬢玉煌煌山襟歲暮野藿戀衷天門遠隔



莫伸芹誠高卧東崗安我性命一區泉石三間草堂  
或招賓友或對琴史唵哦陶賦高尚商老八旬天壽  
必驗其仁以余顛蒙猥忝婚姻有時拜候敬受明詔  
奉以周旋百歲為期天何不憇極星先墜病不匍匐  
襄未紼御揆以情禮可愧瞻視今始來哭庭前菜孝  
克善繼述種而後獲必厚其發植槐盈庭高門容駟  
非我謏言理不可誣惟公懿行非愚可悉世多能筆  
豈使湮沒庶傳後人永詔無疆潛德幽光至是尤彰  
日月如流練期在明物菲腆薄誠茅室粟

祭桂山任文 昌宰文



荷翁古家篤生秀氣清明在躬莊敬有儀爲親筮仕  
早事公車世與我違卷懷林廬教養來裔談笑幃幔  
年邵德彌閎塾延招先隴松里隣比龜湖養蒙有功  
後進多造久交如晏懇說擬胡一生從容忿無疾遽  
愛憎無私寬慄相濟余時操几諄諄再詔涉獵漢唐  
雅言詩書晚取淮小扁榻叢桂拙若枯禪貞如處女  
行年耄期明目聰耳不有所養安能若是旣壽全歸  
與化翕舒在公無憾後生之悲古道日歿擿埴誰指  
巾笥有藏以俟楊子追惟先誼不覺涕泗

祭未受軒金文

顯周文



瑚璉之器金玉其相早自齟齬志操端莊樞衣并門  
 追琢其章十五而孤執禮如成貧而好讀刻苦禪房  
 願付濟蒼范相禱良對策中試慰悅萱堂晚拜六品  
 五世蒙榮竹崗古家公承耿光軒受師訓寓慕羹墻  
 取正親賢忠信六行伯兮叔兮白首聯床箴和塤唱  
 湛樂無央邦步斯艱大廈傾榱公於斯時角巾還鄉  
 晚卜韶梧鳳兮高翔業修氎青經訓韋黃晦養觀玩  
 寢食殆忘惟庚戌年國淚淒涼攸斲倫綱倒置冠裳  
 遂成寢疾數年慟傷運值疹瘁吉人云喪公歸何憾  
 屈伸來往以生顓蒙屢荷勸獎勉以孝悌誨之慈詳



余甚躁味恐負期望余所心祝奎期如崗那意一夕  
 鷄夢不良公歸以後世變滄桑猥以蒙瞽旅食客床  
 伴友賢或愧無資長哀哉孝胤泣血巾箱遺墨在茲  
 撰述家狀或詢下愚不敢商量立言君子筆之闡揚  
 胃或今行趨拜茶庭龜碣刻篆誠必有襄是胤是孫  
 承襲遺芳積善餘蔭本支緜永公歸無憾君子曰終  
 日月不留周晷在明德儀負秘警咳莫憑于斯世也  
 何處慕仰薄奠數種甚愧貧常



